金文雅卷十三目錄

墓銘

族祖處士墓銘　元好問
聶孝女墓銘　元好問
閑閑公墓銘　元好問
文儒武君墓銘　元好問
遯然子墓碣銘　元好問
張君墓誌銘　元好問
忠武任君墓碣銘　元好問
孫伯英墓銘　元好問

1594894

金文雅卷十三

秀水莊仲方編

墓銘

族祖處士墓銘　元好問

公諱滋新字仲美弱冠就科舉一不中即以力田為業年五十有七終於家距今天子開興壬辰四十年矣初病革沐浴具衣冠子壻郭生者就諸婦取一物將奉公公惡其非禮也而切責之其生平自處為可見乎為人寡言言則微雜詼諧所居韓巖五社聚落千餘家里中人日有聚話者公時諧為山夫谷民性既鄙朴語又無根蔕每及一事則麤氣叫吼攘臂紛競移時不罷公不能忍必為解之已而曰人言田舍翁不通曉果然其人慙而去日久慙者多公至則稍又引去至無一人留語者嘆曰鄉人惡我耶我不復出矣乃敕其子之規之矩凡家之服食器用必取諸左右而足吾寧假人不能假於人也自是人罕見其面婦班氏事公如事長每

問公今日欲何所食鼓腹良久曰此腹欲何食乎此腹且欲某食午欲某食晡欲某食家人如言而辦如是三十餘年乃終世衰道喪是非好惡無有當其實其處是非好惡之間者又不能以理自固聞譽而喜聞謗而怒爲一人所軒輊者多矣況一鄉之人乎故嘗論公不合於一鄉將不合於一邑不合於一邑將不合於一州不合於一州又將不合於天下四方不合於天下四方其耿耿自信者當猶一鄉也羣衆不能易其介一物不能屈其志生而知所以養歿而知所以順古之特立獨行輕世肆志隱居放言之君子如是而止矣歿而不書族黨之過乃追爲之銘嗚呼此先君子之志吾敏之兄欲成之而不及者銘曰

志必於同同則詭隨且欲異焉是謂自欺理有固然蕩如通逵先之以司南無容背馳人取而已遺百從而一違匪直里閭世爲駡譏吾寧汨濁流之沈吾寧醱餔餘之醨吾寧反關樂我所知來不爲所招去不爲所麾不屈之高無貴可幾孰能自信於毀譽失眞

之後如是之不疑

聶孝女墓銘

元好問

五臺聶天驥元吉爲尚書左右司員外郎壬辰之冬車駕東狩元吉留汴梁明年正月二十有三日崔立舉兵反殺二相省中元吉被兵創甚女日夜悲泣謁醫者療之百方至刲其股雜他肉以進而元吉竟不可救時京城圍久食且盡閭巷間有嫁妻以易一飽者重以喋血之變剽奪淩暴無復人紀女資孝弟讀書知義理思以大義自完葬其父之明日乃絕脰而死士大夫賢之有爲泣下者女字舜英年二十二嘗嫁爲進士張伯豪妻伯豪死歸父母家嗚呼壬辰之亂極矣中國之大百年之久其亡也死而可書者權參知政事翰林學士承旨子政右丞大用御史大夫仲寧戶部尚書仲平大理德輝點檢阿撒郎中道遠省講議仁卿奉御忙哥宰相子伯祥宿直將軍長樂妻明秀參知政事伯陽之夫人與孝女十數人而已且有婦人焉夫一豚存不可謂之絕一目張不可謂

之亂一夫有立志不可謂之土崩痛乎風俗之移人也孝女合葬張氏墓在某所銘曰

嫈政之姊哭狥其季千祀有傳猶聶之世嗟惟孝女之死自遂死而有知及父於隧以子則孝以婦則義以斷則勇以守則智於今之人麟鳳之瑞莫斬者名天曰義器不於士夫一女之畀銘以表之并志予媿

閑閑公墓銘

元好問

唐文三變至五季衰陋極矣由五季而爲遼宋由遼宋而爲國朝文之廢興可考也宋有古文有詞賦有明經柳穆歐蘇諸人斬伐俗學力百而功倍起天聖迄元祐而後唐文振然似是而非空虛而無用者又復見於宣政之季矣遼則以科舉爲儒學之極致假貸剽竊牽合補綴視五季又下衰唐文奄奄如敗北之氣沒世不復亦無以議爲也國初因遼宋之舊以詞賦經義取士預此選者選曹以爲貴科榮路所在人爭走之傳注則金陵之餘波聲律則

劉鄭之末光固已占高爵而釣厚祿至於經爲通儒文爲名家良未暇也及翰林蔡公正甫出於大學大丞相之世業接見宇文濟陽吳深州之風流唐宋文派乃得正傳然後諸儒得而和之蓋自宋以後百年遼以來三百年若党承旨世傑王內翰子端周三司德卿楊禮部之美王延州從之李右司之純雷御史希顏不可不謂之豪傑之士若夫不溺於時俗不汩於利祿慨然以道德仁義性命禍福之學自任沉潛乎六經從容乎百家幼而壯壯而老怡然渙然之死而後已惟我閑閑公一人公諱秉文字周臣姓趙氏閑閑其自號也世爲磁州滏陽人祖諱某用公貴贈正議大夫上輕車都尉天水郡伯考諱某贈中奉大夫上護軍天水郡侯李右司誌其墓述先世以來詳矣公幼穎悟讀書若夙昔弱冠登大定二十五年進士第調安塞簿以課最遷邯鄲令再遷唐山丁都侯憂用薦者及提刑廉舉起復充南京路轉運司都勾判官丁太夫人某氏憂又用薦者起復應奉翰林文字同知制誥上書論宰相

胥持國當罷宗室守貞可大用又言刑獄征伐國之大政自古未
有君以爲可大臣以爲不可而可行者坐譏訕免官未幾起爲同
知嵩嵐軍州事轉北京轉運司度支判官承安五年冬十月陰晦
連日宰相萬公入對上顧謂萬公言卿昨言天日晦冥亦猶人君
用人邪正不分者極有理趙秉文曩以言事降授聞其人有才具
又且敢言朕非棄不用直以北邊軍興姑試之耳泰和二年改戶
部主事遷翰林修撰考滿留再任衛紹王大安初北兵入邊召公
與待制趙資道論邊備公言今大軍聚宣德宣德城小列營其外
夏暑雨器械弛敗人且病迨秋敵至我不利矣可遣臨潢一軍擣
其虛則山西之圍可解兵法所謂出其不意攻其所必救者也王
不能用其秋宣德以敗閏十月出爲寧邊州刺史二年改平定州
前政苛於用刑盜賊無大小皆棓殺之聞赦將至先棓賊死乃拜
赦而盜愈繁公爲政每從寬厚不旬月盜賊屏跡終任無犯者歲
饑出俸粟爲豪民倡以賑貧乏賴以全活者甚衆及受代老幼攀

送戀戀不忍訣已出郭復遮留之再三乃得去入爲兵部郎中兼
翰林修撰俄提點司天臺崇慶二年春太白經天公上奏歲八月
當有人更王之變當國者以爲妖言寘章不奏及期王出居衞邸
如公言俄轉翰林直學士貞祐初公言時事三一遷都二導河三
封建大略謂中國無古北之險則燕爲近邊車駕幸山東爲便山
東天下富强處也且有海道可通遼東接上京宋有國時河水常
由曹濮開滑大名東平滄景會獨流入於海今改而南由徐邳水
行處下視堤北二三丈有建瓴之便可使行視故堤稍修築之河
復故道則山東河南合敵兵雖入可阻以爲固矣三代封建外裔
不得中國之利秦罷諸侯而郡縣之無虜禍而有不及備之禍喻
如秦銷鋒鏑今民間不得藏弓矢是也墮名城今腹內州軍不置
樓櫓是也在承平日若無患及其弊則天下有土崩之勢秦之勝
廣漢之張魯唐之安史皆是也房琯因祿山之亂請出諸王分置
諸道祿山聞之曰天下不可得矣今就不能復三代之政亦宜分

王子弟置諸道節度則是山東有大河之險有維城之固而無燕
近塞之憂一舉而三者得矣明年上書請爲朝廷守殘破一州上
以公宿儒當在左右不宜補外不許四年除翰林侍講學士明年
轉侍讀興定中拜禮部尚書兼前職同修國史知集賢院事又明
年知貢舉坐同官爲累奪一官致仕有旨以卿嘗告老今遂之也
公家居上所以禮遇公者不少衰時遣中使問卿精神何如往年
不數日復起爲禮部尚書兼官如故入謝上曰卿春秋雖高以文
章故須復用卿公亦以身受厚恩無以自効願爲天子開忠言廣
聖慮每進見從容爲上言人主當勤儉慎兵刑所以祈天永命者
上嘉納焉今天子即位公再以年乞身改翰林學士修國史公以
上嗣德在初當日親經史以自裨益進無逸直解貞觀政要申鑑
各一通開興改元北兵由漢中道襲荆襄京師戒嚴上命公爲赦
文以布宣悔悟哀痛之意公指事陳義辭情俱盡城下之役國家
所以感人心作士氣者公與有力焉時公已老日以時事爲憂雖

食息頃不能忘每聞一事可便民一士可擢用大則奉章小則爲
當路者言殷勤鄭重不能自已竟用是得疾以夏五月十有二日
春秋七十有四終於私第之正寢時軍國多故賻祭不及大夫士
相弔閭閻細民亦知有邦國殄瘁之歎越二日權殯開陽門外二
百步有待也積官至資善大夫勳上護軍爵天水郡侯食邑一千
戶實封一百戶先娶劉氏再娶郭氏並封天水郡侯夫人前公卒
子男一人名似待闕御史臺掾女三人長劉出也嫁汝州推官高
可約次嫁衛州刑部郎中石玠季嫁省知管差除令史張履三壻
皆名進士也所著易蔡說十卷中庸說一卷揚子發微一卷大玄
箋贊六卷文中子類說一卷南華略釋一卷列子補注一卷刪集
論語孟子解各一十卷生平文章號滏水集者前後三十卷資暇
錄十五卷公究觀佛老之說而皆極其指歸嘗著論以爲害於世
者其教耳又其徒樂從公游公亦嘗爲之作文章若碑誌詩頌甚
多晩年錄生平詩文凡涉於二家者不在也大槪公之文出於義

理之學故長於辨折極所欲言而止不以繩墨自拘七言長詩筆勢縱放不拘一律律詩壯麗小詩精絶多以近體爲之至五言則沉鬱頓挫似阮嗣宗眞淳古樸似陶淵明以他文較之或不近也字畫則有魏晉以來風調而草書尤驚絶殆天機所到非學能至今徽宣舜卿使河湟夏人多問公及王子端起居朕朝廷因以公報聘已而輒不行其爲當時所重如此公之葬也孤子似以好問公門下士來索銘因考公平生而竊有所歎焉道之傳可一人而足所以宏之則非一人之功也唐昌黎公宋歐陽公身爲大儒繫道之廢興亦有皇甫張曾蘇諸人輔翼之而後挾小辨者無異談公至誠樂易與人交不立崖岸主盟吾道將四十年未嘗以大名自居歷五朝官六卿自奉如寒士而不知富貴爲何物生河朔鞍馬間不本於教育不階於講習紹聖學之絶業行世俗所背馳之域乃無一人推尊之此文章字畫在公爲餘事自以徒費日力者人知貴之而不知貴其道歟桓譚有言凡人賤近貴遠親見楊子

雲故輕其書若使更閱賢善爲所稱道其傳世無疑譚之言今信矣然則若公者其亦有所待乎銘曰

道統中絶力任權御一判藩籬倒置冠屨公起河朔天以經付挺身頹波爲世砥柱優柔而求饜飫而趨春風舞雩如望趨步心與理叶默以言寓發道大全初莫我助大夜而旦大夢而寤乾端坤倪軒豁呈露致知力行開物成務在德爲柄在治爲具吾道非耶而以文遇足已無待恃義不懼憂國愛君華首彌固藏書名山京師其副後禮樂興當表公墓

文儒武君墓銘　元好問

銘曰眞積力久積久而博其所立也卓百家浩浩未害其説之約故雖涉於紅女之纂組其破而圜斲而朴者固自若也博士三年誨誘循循子弟秀民自我作新投之萬金良劑以湔浣漱滌易形而鍊神朱墨進爲文儒鈎距化而眞純庚桑豐羽山之年鄒律發寒鄉之春是之謂神而明之存乎其人教育之廢久矣安得敦龐

耆艾仁信篤誠如先生者以復三代兩漢風土完厚之秦平河東人元某銘

蘧然子墓碣銘　元好問

泰和以來天下以能書稱者禮部閑閑趙公學者多倣之而但得其形似而已南渡後始有蘧然子已蘧然子筆勢飛動得公不傳之妙故一時學公者皆不及而公亦有咄咄逼人之歎宗室胙國公文宋風流照映一時而蘧然子乃得以布衣從之遊與之商略法書名畫筆虛筆實之論獨得於任南麓王黃華之後君若眞贋則望而知之胙公亦以眞賞稱焉予官京師始用二公意交之而未款也亂後予客寇氏蘧然子亦來東州每見之必連日竟夕而不忍去也大槪蘧然子少日出閭里間其曉音律善談笑得之宣政故家遺俗者爲多及長厭於遊蕩乃更折節取古人書讀之久而學書學畫學詩學論文立志旣堅力到便能有所得爲人强記默識不遺微隱唐以來名家者之詩文往往成誦如目前考論文藝解析脈絡殆若夙昔在文字間者畫入能品詩學江西派至於黃石廟等作今代秉筆者或亦未可輕議東京大內隆德太一故宮樓觀臺沼門戸道路華木水石悉能歷數之聽之者曉然如親到其處至於宋名賢所居第宅坊曲與其家行輩孳從孫息姻婭排比前後雖生長鄰里者不加詳也嘗往長淸一禪寺中與僧談僧言五派傳授圖大不易作蘧然子笑曰易與耳因索筆作圖坐中他日以舊本證之不毫末差也予居東州久將還太原行有日蘧然子聞之誦予詩文恨相見之晚而相從之不得久也爲之泣數行下丁酉冬復來東州而蘧然子下世已數月矣其壻商提孟卿爲予言予已北歸蘧然子爲之飲食不美者數日家人輩問言元子得歸在渠爲可喜事而公爲之損眠食何也蘧然子曰是豈兒輩所能知也哉他日孟卿示予蘧然子故書凡予所談往往記之紙墨間予詩文則間亦記之也因竊爲慨歎蘧然子生平交不茍合入與之言一不相入挾杖逕去不返顧其所以愛我者乃如

此予愚謬不足比數何以得遽然子如此哉天下愛予者三人李汾長源辛愿敬之李獻甫欽用是三人者皆有天下重名然長源瘐死西山獄中敬之則被掠而北爲非類所困折死於山陽欽用從死淮西時年未四十也予常以三人者之後當無有收衆人之所棄曲相獎借如渠輩者晚節末路乃復有一遽然子思欲與之鄰屋相往來杯酒相樂就渠所談如東京故事者恐記錄之曾不五六年而又若有物奪之而去者豈予賦分單薄善於招殃致凶所與遊者皆爲所延及耶不然何奪吾遽然子之遽也遽然子諱滋字濟甫姓趙氏本出馮翊其大父天會貞元間來爲汴梁戶籍判官卒官下妻子不能歸遂爲汴人父諱青字漢卿遽然子三男長某次某兵亂中所失小子尚幼二女郎孟卿所娶者遽然子春秋五十有九以病終權葬於東平沂州門外若干步庚子歲除日予實銘其銘曰

積之之深守之之固傳人之所不傳兼人之所獨專自拔泥塗如蛻而仙文以表之慰彼下泉顧雖愛我豈以一言而敢私焉

張君墓誌銘　元好問

洺水張澄仲經狀其先人博平君行事謂好問言澄不天生四歲先君捐館舍愚幼藐然不克當大事至有旌紀寂寥之歎二十年之間蒙賴先德得俎豆於士大夫末念欲追誌墓穴以俟百世誠得吾子辱以銘賜之不肖孤死不朽矣好問不敏然以不腆之文得幸於仲經側聞先大夫之事有年矣其可辭哉乃述而銘之按張氏本出於遼東烏若族國朝併烏若遷之隆安以世官統之至公之考黃縣府君諱某字某正隆間官洺水遂爲洺水人公即黃縣之仲子也諱某字子厚資穎悟略通經史工書翰醫學亦過人黃縣初令欒城召趙傳德新授館德新名士仕亦達公與兄腆味道從之學德新愛公有千里駒之目年十七黃縣下世太夫人吳氏出介休衣冠家治家嚴肅人莫敢犯知公有成人之量即以家事付之公內事母兄外睦宗族鄉人稱爲凡有新衣必先其兄之

子貨財不以入其室御童僕有恩信不妄笞罵而人人敬畏之味道娶婦不諧日致惡語嘗欲絶之公辭釋百至味道爲感動乃歎曰負此嫗易而違吾賢弟難嫂用是得不棄太夫人疾病公盛暑不解帶藥必嘗而後進及居喪以孝聞明昌初歲艱以饑死者十室而五公日設糜粥以贍旁近病者親詣護之賴以全活者甚衆及公歿人多爲感泣公以承安四年八月某日春秋三十有五終於洛州之寓居葬成安呂彪從太夫人之塋娶束鹿劉氏同知睢州軍州事德温之女子男三人長曰文次曰慶皆早卒仲經其季也女二人長適成安温氏次適雲中谷氏公嘗用黃縣廕仕爲監博平酒稅然非其好也嘗謂士之有立於世必藉國家教育父兄淵源師友講習三者備然後可杜牧之論唐舜以來下迨列國之賢大夫皆出於公侯之世傳記所載有不可誣者承安泰和間文治熠然勃興士生於其時蒙被其父兄之業由子弟之學而爲名卿材大夫者嘗十分天下寒士之九要不必盡爲公卿大夫而公卿大夫之具故在也古有之力田不如逢年仕宦不如遇合又曰秪繫其逢不繫巧愚如公者皆是也今仲經學精而行修聲光爛然高出時輩隆安張氏遂爲海內文章家推究源委公可以無恨矣銘曰

履潔修體柔嘉內美充福不遐哀哀蒼天孰使然耶天耶人耶其父母耶從容以思其得之耶茁其芽鬱其華其實孔多父播而子穫穰穰滿家故曰其源濫觴其流江河淵兮其未涯不有以浚之其末奈何然則古所謂不於其躬必於其子孫者尙信然耶尙信然耶

忠武任君墓碣銘　元好問

前泌陽令任嘉言亨甫狀其考忠武君之行涕泗百拜謂某言先君子棄養十年惟是轉徙南北不得以時安厝今北還矣期以明年春勉卒大事墓當有碣碣當有銘敢以譔述爲請某於亨甫有州里通家之舊不可以不敏辭乃爲論次之并著子之所感焉按

任氏世為汾陽人有諱才珍者登天會六年進士第由洪洞令入為尚書省令史皇統中坐吏部田侍郎穀之黨歿於貶所田初為朝廷所倚用慨然以分別流品慎重名器自任孳小積不能平造作飛語搆成大獄鍛鍊田以下伏首惡者八人以敢為朋黨誣昧上下擅行爵賞之權皆置極刑自餘除名為民杖決徙遠方者又二十八人明昌初始蒙昭雪洪洞預贈典復朝散大夫生子徵以廕補官監惠民司君即惠民之元子也諱德懋字君範資稟醇雅有受學之資弱冠就舉屢為鄉府所薦惠民蚤世事繼母無間言泰和南征以良家子被推擇署軍中千夫長積官忠武校尉已而罷歸閒居鄉里愈更樂易雖在愚幼皆知其為善人君子嘗為人言先大夫以直道立朝橫被羅織自明昌昭雪之後右丞蘇公而下凡二十有六家往往將絕而復續稍微而更盛吾知吾子孫必不獨為神理所遺也乃力課亨甫學其後果以正大庚寅收世科目鄉里榮之中歲之後即置家事不問惟日誦般若而已積習既久靈應昭著休咎多前知之避貞祐之亂於鄜於京兆以天興壬辰五月十有六日春秋六十有七終於鄧州之寓舍臨終遺命以所誦經內懷中纊息定家人發哀良久復開目云經安在家如言奉之怡然而逝其明了如此先娶柳氏再娶劉氏子男三人長即亨甫次震亨鼎亨皆早亡女一人適士子曰季昌皆柳出也亨甫以某年奉君之柩祔於郡西南洪哲里之東原嗚呼朋黨之禍何其易起而屢作也宣政之季蔡京呂惠卿輩至指司馬丞相為元祐姦黨魁列其姓名著之金石自謂彰善癉惡可為萬世臣子不忠不孝者之戒碑石甫立隨為雷火所擊惠卿等懼大禍將及乃赦黨人死者復官流徙者復還自今觀之元祐黨禁不過追削竄逐禁其子弟不得至京師而已曾不若皇統之禍之慘也余嘗深求讒夫之心而後知讒之所以為病者蓋心魄既喪猝為讒疾所乘嘗糞為甘嗅足為香口鼻耳目皆失所守而不自知讒疾不已驕亢忌嫉合而為聖癲始於天地一我率之古今一我敢為大言

居之不疑造大謗起大獄視正人端士若有血讎骨怨期必報而後已苟可以售其術雖殺身滅親亡人之國有不恤焉者余觀於成敗之變多矣自有天地以來未有食人而不爲人所食者凡爲讒夫者其才智類出於人遠甚寧不知事有必至理有固然乃今至於殺身滅親亡人之國而莫之恤爲者獨何歟殆受病既深至於中風狂走雖和扁操萬金良劑亦無如之何耳古語有之憂心悄悄慍於羣小又曰朕堲讒說殄行震驚朕師又曰惡利口之覆邦家者蓋聖人之所惡又其所甚畏者也人無所不至惟天不容僞姦人敗類交亂四國作於其心害於其事不有人禍必有天刑生爲天下所咀嚼死爲海內所痛快唯遺臭無窮是所得耳蔡呂諸人欲以黨議誣天下士而天下反以不預溫公黨爲恥又欲以黨禍絕士大夫之世而後之名卿才大夫賢宰相皆出於黨人之門然則爲朋黨之論者其亦未之思歟銘曰

善爲吉先壽爲福元有子而賢卒歸骨於九原惟其有之是以似之吾得推其源至於人衆勝天而天定亦能破人者蓋當以我爲知言

孫伯英墓銘　　元好問

伯英在太學時所與遊皆一時名士故相程公日新判河南伯英居門下甚愛重之貞祐初中原受兵朝廷隔絕府治中高庭玉獻臣接納奇士號爲衣冠龍門大尹復興慕之會有爲蜚語者云治中結客將據河以反遂爲尹所搆凡所往來者如雷淵希顏王之奇士衡辛愿敬之俱陷大獄危有一網之禍伯英出入府寺人爲出死力者多故得先事遁去依殷輔之商州變姓名從外家稱道人王守素會赦乃歸貞祐丙子予自太原南渡故人劉昂霄景玄愛伯英介予與之交因得過其家登壽樂堂飲酒賦詩尊俎間談笑有味使人久而不厭伯英時年四十許困名場已久重爲世故之所摧折稍取莊周列禦寇之書讀之視世味蓋漠然矣予意其本出將家氣甚高已折節爲書生束以詩禮優柔饜飫偶以蘊藉

見名其鬱鬱不能平者時一發見如縛虎之急一怒故在世已亂天下事無可爲思得毀裂冠冕投竄山海以高騫自便日暮途遠倒行而逆施之古人或爲抱關或任執翿或妄從博徒賣漿者游其畫皆出於無聊賴之至耳非本志也又明年客有來崧山者云伯英眞爲黃冠師矣正大庚寅十月十九日歿於亳之太清宮春秋五十有一因即其地葬之曾祖堅國初以軍功贈龍虎衛上將軍隴州刺史祖汝楫武略將軍韓山令父鈞武義將軍昌州鹽使司判官室劉氏前歿子璋壻同郡王好禮伯英初名邦傑後改天和孫氏雄州容城人居維陽四世矣銘曰

馬逸覂駕犢健破車霸略所貪世議之拘我足天衢彼責守閫我材明堂彼求侏儒蚩蚩之與曹而昧昧之與居俱腐草木孰別以區千百載而下或有攓蓬而問者又焉知其輕世肆志自放於方之外以耗壯心而老歲月歟

金文雅卷十三終

金文雅卷十四目錄

墓表

醇德王先生墓表 山左金石志 党懷英
王榆山先生墓表 泰安府志 趙渢
姬平叔墓表 趙秉文
內翰王公墓表 元好問
御史程公墓表 元好問
中議大夫中京副留守陳規墓表 稷山縣志 段成己

金文雅卷十四

秀水莊仲方編

党懷英

墓表

醇德王先生墓表

先生諱去非字廣道上世東蒙人系出瑯邪諸王其居平陰之石硤者莫知所以徙曾祖友祖臻考通皆有隱德先生束髪知問學為文章不喜為進取計嘗試有司不合即屏去益探六經百家之言務為博贍該誦文雜取老莊釋氏諸書采其理要貫穿融會折諸大中要本於吾儒修身養性之道自信而力行之其發於誠接於物者求諸古人或難焉鄉鄰化服翕然咸尊師之先生無他貲獨妻孥耕織以給伏臘弟子餽獻率資以惠人常居十九人有求貸者先生不能給為更貸諸富家約以時償及期其人以窶告先生曰信可失乎賣田代償之棄其券不復問嘗適墅有遺金帛于路者為守眎不去頃其還訪與之門人班忱親死子穉貧不能朝

夕一女已及笄先生爲辦裝具擇士壻之因以成家賴以婚娶者甚衆北鄰有喪由東戶出則犯禁而衆不利南則鄰者忌之以西北則人居不可行先生曰世安有死而不得葬者葬而害衆寧獨及我壞其蠶室之壁出焉里中惡少嘗過門酗酒嫚駡先生恬無慍色復引之出駡益甚久之始去明日惡少來謝先生爲避弗見或曰彼恃酒以逞謂宜少加責讓柰何反避之先生曰彼之來旣知過矣見之必重其媿是以避之惡少聞之感服更折節爲善先生之教人皆因其材而勉其可至凡所答問皆孔子教仁教孝之意或挾□□則就其所學而引之正有問以釋氏之戒定慧道家之攝生者則對曰易之寂然感通中庸之中和詩之思無邪若是者非定慧歟孔子語顏淵視聽言動勿以非禮非戒歟易之愼言語節飲食孟子之養心寡欲非攝生歟蓋未嘗深詆佛老而其徒頗自棄其學而歸焉先生立行不爲崖異有請爲無賢不肖必爲之盡言或怪其不擇曰善者吾獎之不善者吾勉之誠均入于善

奚必擇故受業于門者人皆自以爲獨厚于己也先生沒門人議謚之皆曰先生之德所謂大醇者非耶乃名曰醇德于是進士楊好古以泰山□□李守純之狀與涿州軍事判官東平趙渢所錄遺事實來京師屬鄙文以表諸墓懷英昔者宦學山東是時東阿張子羽荏平馬定國奉符王頤東平吳大方與其兄大年郭弼盡趙懿甲公綽諸公與先生相友善講論道義援據古今以孔孟所傳爲諸儒倡其後出者聞於朝處者行於鄉雖隱顯不同而先生之譽得友而章者已廣矣諸公相繼去世幾廿年先生獨無恙其力道益强傳道益宏信于人者益著士大夫聞先生之風過者必見居者必式焉石峽舊以安樂名鄉邑從事之賢者改曰居賢著其行也先生有言君子得志則行道不得志則明道明道者不必與邪說辨辨而勝猶激怒之其害道滋甚故曰孰將闢之寧自翼之孰將毆之寧自扶之邪說之勝久矣善爲道者其在扶而翼之歟先生之道蓋與韓愈氏歐陽氏同所以行之者或異二子達而

顯其用力易故剛以決先生窮而約其用力難故順以化所遭者然也君子論其功與二子表裏云先生性恬澹非書無所好晚歲搆堂曰因拙日以名教自樂蓋得于性命之說爲深生死之際洎如也大定廿四年十二月廿二日終於家享年八十四先室宋氏再室甲氏二子曰守正守素皆好學樂善不慕榮利得先生之志四孫長曰知進其三未名諸孤與門人以明年正月廿五日奉先生之喪葬於三山先塋之側先生前是用年得官九品及葬襚以其服禮也葬之日四方來會者三千餘人既窆巨崖爲崩烏虖異哉銘曰

曲學搶攘道術裂滔愚汨經貧剽斂已潰不支矧可遏或激其瀾益善決惟韓歐陽道未溺偉哉先生復世出所遭雖殊用則一守經會異正途闢有來歸之使順適儒風振振祓鄉邑童穉知書況成德噫天生賢鮮遇合惟窮而隱道乃集嶽神川靈要終嗇劃然響邸應萎哲三山皋如隱封鬣不忘者存此其息高風凜然世所式以詔後人視茲石

王榆山先生墓表

趙　渢

先生諱去執字明道故醇德先生之從弟也先生襟度頗遠神氣朗爽泰山老人李行時識于稠人中注目久之曰六逸之流也先生幼好學長應進士舉一試不合即拂衣去乃閉門益究經傳百家之說古今上下經緯異同靡不淹貫遂與醇德齊名先生尤淡于世味然生平所學皆天人之極致經綸之遠業蓋時人未能盡識也先生以父母多病于黃帝內經老子攝生之旨尤盡心焉積其所得以事親故卒康强無恙俱享壽以終至宗族鄉黨亦賴以安昔文中子因親疾而通醫范文正公亦通醫謂爲人子者不通醫非純孝先生可謂孝矣大定二十九年詔徵天下深醫者補翰林鄉人勸先生行曰醫雖小道倘因此得行其志不猶愈于獨善乎先生重違其意遂來京師試藝春官有司第先生之文爲第一是時充試者六十餘人議者謂雖數百千人必無出其右者其爲

人所許如此然在先生平日所學此特其餘事耳先生既入翰林議論長而理趣深不斤斤求合于古人而卒與古人合一時儕輩皆服之欲受業于門未幾先生卒寔明昌元年正月八日也初進士王世用合東阿平陰數百人薦先生德行才能于朝方圖錄用至是遂寢其議竟不克究所學嗚呼命也其子仲元扶護旅櫬歸以是年三月十九日葬于邑之石硤村先塋之側會葬之日幾千人哭皆盡哀行路爲之流涕既葬鄉人相與謀曰醇德先生之葬也有文表諸墓今先生之德亦醇德也豈可無言以刋諸石爲天下後世勸耶仲元以鄉人之意遣价致書于趙渢曰先人既歿銅城高致遠已狀其事願得子之文以光邱墓則吾父不亡矣渢自念與先生爲友幾三十年其志向相同忍以不文爲辭哉乃遂論次其平生之梗概以告來者先生先世見于醇德先生墓刻爲詳茲不重論先生家榆山故以爲號云先生性寬厚未嘗見喜怒之色口不言人過有寸長輒稱之不置尤好賓客貧困者必濟之患難者必救之聞見未達者必發明之一鄉之人化而爲善皆以好利爲恥以不孝不義爲戒求之古人其郭林宗陳太邱之流乎先生享年五十有九生子仲元清修端愿文稱其德今爲名士異時奮發所就未可量也方知積善之報不在其身必在其子孫斯言有足徵矣乃系之以詩曰

猗與先生純素坦夷才大而難爲用道長而不克施化雖被于一鄉而澤不及于天下此其可悲至于平生之行已孝敬忠信溫厚慈祥足爲世師其英靈光氣或爲列星或爲仙靈則予不可得而知也

姬平叔墓表　　趙秉文

泰和八年冬十有一月丙辰盤安軍節度副使姬公平叔以疾卒于泰州官署之正寢何以書皇朝宗清行義之臣也盡瘁王事故書爵曰字貴之也禮男子不死于婦人之手卒于寢正也今天子嗣位首詔公赴闕將用矣而公已歿隱之深故謹而日之也退而

哭哭而誄曰梁木其摧乎正人其萎乎微夫子吾誰歸乎自孔孟
之歿幾二千年士大夫以種學績文為進取之計幹辦者稱良吏
趨時者為通賢而不知治心養性之術間有明仁義之實以通經
學古為高救時行道為賢者必怪怒罵笑以為狂愚世之知平叔
者見其卓絕之行忠義之節臨窮達處禍福無愧于古君子或以
為勉强自苦或以為蔽窒不通孰知平叔之賢凡以知道故也世
人之所以不食酖毒者以其殺人孰知酒色之害烈于酖毒而不
知避之知之不審耳生固吾所欲惡有重于死者喪其本心也大
哉心乎修之可以為賢哲養之可以塞天地人知養其身而不知
養其心亦惑矣公嘗語人曰凡聲色勢利之屬皆客氣也人能無
以客氣害其良心斯幾矣故予以為知道公之鼻祖因官受氏奕
世載德不忝前人戰國齊大夫樓漢南陽太守資唐宰相楚客之
耳孫宋諫議度大理丞若谷之雲來處士尚賢之玄寶臣之曾公
壽之仍傑之子也避簡肅皇帝廟諱改氏曰姬汝陽人諱端修字

伯正一字正叔與人交怡聲下氣恂恂若無能至臨大事遇大患
雖頹嵩岳不吾壓也此一反生平不喜佛讀道書拳拳如奉戒律
寡言笑不飲酒屏絕聲氣年四十餘喪其配遂不復娶終身無媵
妾此二反家素殷羨未嘗有綺繡之奉鐘鼎之食視一物若靳惜
至田宅之券盡推以與其姪輩而弗子曰吾先兄之所積也此三
反嘗語人曰吾有三反第不足道既第必樹名節年六十必致仕
人始未信既而中大定二十五年進士第調唐州司候太守子不
法攝置于獄守怒不為屈改韋州通西會以廉升同州判官遷洪
洞令補尚書省掾以稱職擢監察御史首彈張復亨才勝德小人
也朝廷以小人居諫職可乎又與拾遺張嘉貞奔走權貴皆不宜
進用又言樞密大軍至盧車河敵勢窮蹙不即勦絕至有臨潢之
敗其餘將軍多非其人因薦同判樞密完顏老同知臨潢紇石烈
按出虎等沈勇有謀可任方面知濟南府張萬公北京留守完顏
承暉戶部尚書范楫秉志公方可任廊廟其後凡三上書善善必

當用惡惡必當去在斷之不疑耳上問其狀曰臺官近日言復亨
承暉尚未行也上亮其直然奸人自是側視矣竟爲有司傳其罪
上特宥之改太學博士未幾黜爲彰德府判官秩滿除大理司直
轉寺丞上召見宣諭備至會命讀應詔陳言文字得唐括逵一書
上之曰時政得失盡于此矣其造次不忘悟君如此是時輦轂不
雨久繫冤獄議坐主者罪反爲所擠奪一官歲餘授知盤安軍節
度副使俄規措東北路軍儲臨終歎曰天不假我數月壽以畢幅
巾之願耶享年五十有九配陳氏二子丞應公仕章宗朝不爲不
知遇賴聖恩全宥亦衆矣其卒葬月日攀龍髯以遡箕尾似非偶
然者而道終不克大施于天下既而身愈斥志愈不衰名愈重天
下識與不識言正人必曰平叔公嘗奏對以君子小人爲言上遣
近侍局使李仁惠問小人爲誰以仁惠對上聞之愕然及公歿而
仁惠敗天下哀其忠云復繫之詞曰
剛爲天德無是餒焉物或蔽之人而不天復情于性守動以靜不
戒而剛無欲以正惟伯正父學先致知非苟知之亦信蹈之公材
小試于憲于丞犖瘠側耳丹邱鳳鳴投膠于河幾何能清砥柱砣
然頹波不驚公命不延不登柱石公在廊廟孰爲蠹賊公能抵之
不能已之嗚呼九原愛莫起之交交黃鳥爰止于棘天不憖遺哀
何有極老聃言壽死而不亡一時之促萬世之長汝山蒼蒼汝水
倭遲公今不死公墓有碑

內翰王公墓表　元好問

歲癸卯夏四月辛未內翰王公遷化于泰山初公以汴梁破歸鎭
陽閒居無事每欲一登泰山爲神明之觀然因循未暇也今年春
渾源劉郁文季當以事如東平乃言于公之子恕請御公而東公
始命駕爲東平嚴侯榮公之來卒賓客參佐置酒高會公亦喜此
州衣冠禮樂有齊魯之舊爲留十餘日乃至奉符府從事上谷劉
翊子忠以嚴侯命從公游偕郡諸生五六人以行公春秋雖高而
濟勝之具故在及迴馬嶺搴裳就道顧揖巖岫欣然忘倦迤邐至

黃峴峰憩于萃美亭之左顧謂同游言汨沒塵土中一生不意晚年乃造仙府誠得終老此山志願畢矣乃約子忠先歸而遺其子恕前行視夷險因就大石上垂足而坐良久瞑目若假寐然從者怪其移時不寤迫視之而公已逝矣支體柔輭顏色不少變子忠諸人且悲且駭以爲黃冠衲子終世修靜業其坐脫立化未必能爾謂公非仙去可乎郎馳報州將扶舁而還安置于郡北之岱嶽觀又明日孤子恕奉喪西歸嚴侯特以參議張澄仲經護送焉議者謂泰山爲天壤間一巨物其神之尊且雄有不可誣者齊景公伐宋夢有隨而詬之者當時以爲師過山下不祭而然秦始皇帝鞭笞六合志得而意滿欲以封禪夸萬世乃爲大風雨之所阨薄萬乘且然況其下者乎若夫天門日觀邈若世外霞景靈異水木清潤宜有閎衍博大之眞人往來乎其間前人謂草堂之靈迴俗駕而謝逋客者非寓言也惟公名德雅望爲天下大老版蕩之後大夫士求活草間往往倚公以爲重至于鄙朴固陋挾兎園策而

授童子學者亦皆想聞風采爭先睹之爲快謂不爲山之靈所貪慕吾不信也夫人以境適境亦用人勝故古今以人境相値爲難謝安之海道東還李白之匡山歸老雅志未遂零落中途杜陵見於感詠而羊曇爲之慟哭以今較之公可以無恨矣恕旣還鄉里以六月辛未舉公之柩葬于新興里之某原祔先塋也冬十月好問拜公墓下恕持門生某人撰公行事之狀以銘爲請乃泣下而銘之公諱若虛字從之姓王氏藁城人自先世以農爲業考諱靖質直尚義樂于周急鄉人有訟多就決之後用公貴贈朝散大夫妣石氏太原縣太君考妣俱以上壽終公卽朝散君之第二子也幼穎悟若夙昔在文字間者鎭人以文章德行稱者褚公茂先而後有周先生德卿德卿公舅行自齠齡間識公爲偉器敎督周至盡傳所學及官四方又託之名士劉正甫使卒業焉弱冠擢承安二年經義進士甲科俄丁朝散君憂服除調鄜州錄事治化清靜有老成之風歷管城門山二縣令門山之政尤爲縣民所安秩滿

老幼攀送數日乃得行用薦者入爲國史院編修官稍遷應奉翰林文字同知制誥奉使夏國還授同知泗州軍州事留爲著作佐郎哀宗正大初章宗宣宗實錄成遷平涼府判官未幾召爲左司諫正大末以資歷轉延州刺史不拜超翰林待制遂爲直學士天興初冬十二月車駕東狩明年春正月京城西面元帥崔立劫殺宰相送款行營羣小獻諂請爲立建功德碑以都堂命召公爲文喋血之際翟奕輩恃勢作威頤指如意人或少忤則横遭讒搆立見屠滅公自分必死私謂好問言今召我作碑不從則死作之則名節掃地貽笑將來不若死之爲愈也雖然我姑以理諭之乃謂奕輩言丞相功德碑當指何事爲言奕輩怒曰丞相以京城降城中人百萬皆有生路非功德乎公又言學士代王言功德碑謂之代王言可乎且丞相既以城降則朝官皆出丞相之門自古豈有門下人爲主帥誦功德而爲後人所信者問答之次詞情閒暇奕輩不能奪竟脅太學生託以京城父老意而爲之公之執義不同

者蓋如此京城大掠之後微服北歸以至游泰山浮沉里社者十餘年得壽七十娶某郡趙氏封太原郡夫人子男一人即恕也女一人嫁爲士人妻所著文編稱慵夫者若干卷滹南遺老者若干卷傳于世公資稟醇正且有師承之素故于事親待昆弟及與朋友交者無不盡學無不通而不爲章句所困頗譏宋儒經學以旁牽遠引爲夸而史學以探賾幽隱爲功謂天下自有公是言破即足何必呶呶如是其論道之行與否云戰國諸子之雜說寓言漢儒之繁文末節近世士大夫參之以禪機玄學欲聖賢之實不隱難矣經解不善張九成史例不取宋子京詩不愛黃魯直著論評之凡數百條世以劉子玄史通比之爲人强記默識誦古詩至萬餘首他文稱是文以歐蘇爲正脈詩學白樂天作雖不多而頗能似之秉史筆十五年新進入館日有記錄之課書吏以呈宰相必問王學士曾點竄否又善持論李右司之純以辨博名天下杯酒淋漓談辭鋒起公能三數語窒之唯有嘆服而已高琪當國崇奬

吏道從政者承望風旨以榜掠立威門人張仲傑爲縣公書論之曰民之憔悴久矣旣不能救又忍加暴乎君子有德政而無異政史傳循吏而不傳能吏寗得罪于人無獲罪于天可也此書傳世多有慙公者朝臣論列所見不能一公從容決之處置穩愜至楊吏部之美楊大參叔玉亦推服爲雅負人倫之學黑白善惡皆了然于胸中値眞識者始一二言之朝議以公于中外繁劇至于坐朝堂進退百官者無不堪任特以投閑置散不自衒鬻故百不一試耳典貢舉二十年門生半天下而不立崖岸雖小書生登其門亦殷重之滑稽無窮談笑尤有味而以雅重自持朋會閒春風和氣周浹四座使人愛之而不忘也自公歿文章人物公論遂絕人哭之者云却後幾何時當復有如公者乎嗚呼哀哉其銘曰

其秉心也磨而不磷其及民也靜而無譁慕樂天之高而不禪逃挾東方之雄而不辭夸老儒便便留書五車我知天下之至理寗當貴其多小廉拘拘規以匿瑕而不知用其和翕集羣賢從我嘯歌春風時雨之沾浹枯枿爲華嗟惟公乎孰當測其涯飄然而來其必于瀚海而鯨波汎然而游亦何計乎東觀之與鑾坡太山天門有物禁訶蓋仙聖之所廬而今得以爲家然則爲瑞人神士者其翕然變化固如是耶

御史程君墓表　元好問

君諱震字威卿先世居雒陽元魏遷兩河豪右實雲中三州遂爲東勝人曾大父獲慶大父總質直尚氣節鄉人有訟多就決之至于婚嫁喪葬不能給者亦借力焉父德元自少日用俠聞嘗與羣從分財多所推讓州里稱之後君貴封太中大夫雷內翰淵述世德之舊備矣太中子八人長曰鼎孝弟仁讓閨門肅睦有古君子之風以六赴廷試賜第調濮州司候次曰雷由武弁起身官懷遠大將軍君其第三子也資嚴毅雖所親不敢以非禮犯之幼日夢人呼爲御史故每以諫輔自期章宗明昌二年經童出身補將仕佐郎泰和中年及注授臨洮府司獄忻州司候判官以廉幹爲西

京招討司奏辟提控沿邊營城糧草尋擢王剛膀詞賦進士乙科
換偃師主簿宣宗幸汴梁入爲尚書省令史時相知其可用不半
歲特授南京警巡副使秩滿例爲廣盈倉監支納官興定初辟舉
法行用薦者除陳留令將之官白府尹言縣務不治令自任其責
丞簿佐史輩無預焉幸無擾之使令得盡力尹諾之既到官事無
大小率自負荷次官奉行而已時秋大旱冬十月乃雨歸德行樞
密院發民牛運糧徐邳君爲使者言吾麥乘雨將入種牛役興則
無來歲計矣使者不能寬十日程耶民事果集雖乏軍興吾不辭
也使者怒而去君力畢農種糧運亦如期而辦行院仍奏君要譽
小民不以軍食爲急朝廷不罪也既受代大司農奏課爲天下第
一御史臺察能吏亦爲奏首且言可充臺諫京東總帥府奏辟經
歷官不許乃拜監察御史君蒞職慨然有埋輪之志即劾奏平章
政事荊王以陛下之子任天下之重不能上贊君父同濟艱難顧
乃專恃權勢減棄典禮開納貨賂妄進退官吏從臾奴僕侵漁細

民名爲和市其實脅取諸所不法不可一二數陛下不能正家而
正天下難矣書奏宣諭御史臺程某敢言如此他御史不當如是
耶且有旨切責荊王出內府銀使償物直敕司馬杖大奴尤不法
者數人於是權貴皆爲斂手東方頻歲飢饉盜賊蠭起特旨以君
攝治書侍御史兼戶部員外郎運京師糧八萬石賑徐邳君經畫
饟道十里一置驛羅弓刀以防寇斂具斧斤以完器用備醫藥以
起病疾勸助籍以通留滯聲運相仍如出袵席之上飢民踵來凡
所以爲貸爲糴爲賑贍忖度肥瘠無一失其當州民請于京東帥
府願留我程御史以福殘民帥府奏君行爲部官詔再往徐宿邳
荊王積不平密遣諸奴誘姦民徐璋造飛語訟君于臺諸相不爲
奏而王獨奏之宣宗頗直君欲勿問王執奏再三乃從之哀宗時
在春宮遣醫藥官王子玉諭旨推問官程御史爲縣治行第一監
察又稱職有罪無罪勿爲留難已而璋伏誣告君當還臺在律官
人與部民對訟無罪猶解職王風大理寺御史言天下事在所皆

部民竟用是罷官君泰然自處都無已仕之慍聚書深讀蓋將終身焉天不假年以正大元年二月二十有一日春秋四十有四終于京師嘉善里之私第積官太中大夫夫人史氏封定安郡君先君三年歿子一人思温舉進士以某年月日舉君之柩祔于金昌府芝田縣某里太中君之新塋禮也嗚呼生才實難盡其才重爲難使君得時行道坐于廟堂分別賢否其功烈可量也哉方行萬里而車折其軸有才無命古人所共歎雖然地遠而位卑身微而言輕乃以一御史犯彊王之怒卒使權貴膽落縉紳增氣雖不遇而去伸眉高談亦可以無愧天下矣尚何恨耶乃爲銘曰

曲士賣直見豺而慄鄙夫媕婀與鼠同波犯父子之至難孰絞訐而上劘横潰我障剛癉我阿鍊心成補天之石奮筆爲却日之戈古有之和臣不忠忠臣不和彼容容者之所得奚彼福之能多有山維嵩有水維河程君之名永世不磨

中議大夫中京副留守陳規墓表　段成己

右司諫潁川陳公以直道不容于時由諫垣出爲中京副留兼倅河南府事未到官以疾卒于開封杞縣圉城鎮之寓舍春秋五十有九歲己丑五月初三日也權厝于圉城之浮屠寺聞至京師賢士大夫哭泣相弔于朝曰哲人亡矣公卒之五年河南平又二十有二年孤女志寧間關千里躬負遺櫬始歸葬于稷山之陰琬康鄉小甯村先塋之次又二年公之邑人段成己擬公之族世文行歷官壽年以揭于墓成己陳氏壻也且辱公知爲厚不腆之文有不得辭爲公諱規字正叔漢太邱長實之後涉世悠遠譜系不明追公之五世祖由太平亂避稷山遂爲絳州稷山人鄉閭指爲德門曾大父某大父某父密皆畜德不耀晦跡農畝公貴贈父某官中議大夫中議公娶梁氏生二子長曰靖其季卽公也幼童稱不與餘兒羣始知讀書月開日益不煩戒飭鄉先生崔邦憲教以課試法無幾何時進業出諸生右始任戴冠補州學生提舉學校田彥實以藝學聞天下識公爲遠器徵登于門俾誨其子年二十四

擢明昌五年進士第歷華州下邽平陽臨汾二縣簿皆有治績試
書判入等知臨洮渭源縣渭源地邇羌戎俗頗獷難治公餙其政
令使信而易從人便安之爲創孔子廟制禮器春秋率僚屬釋奠
民吏觀嘆甫識王化朝求直言公以十四事指摘時病幾數千言
書上不報改潞州觀察判官遷和州令丁母潁川郡太君喪前在
潞日母夫人病革百藥不治夜中默禱曰母有過許自新願以一
紀之祿易數年之命天地鬼神實聞此言於今蓋三年矣卒喪知
恩州歷亭縣縣餘四萬戶方時多故薦饑之民勞罷于徵發公下
車劃削荒類卵翼鷇哺而民力以蘇事亦以辦治以材轉京兆府
路按察從事使李炳挾材不禮其屬下承望奔走抑首無與爲抗
公獨屢爭以事不屈退食以七十題命公詰旦袖詩以進炳讀未
終卷面頰發赤易矜爲愧以父憂去職三年召入爲開封府判官
拜監察御史舉劾無所避出知泗州實經歷徐州行院移授宿州
節度副使經歷元帥府事入知登聞鼓院公謂鼓以伸寃抑扃戶
鎖院非法憲乃榜條畫于門豎鼓通衢下情以通改刑部郎中守
法不阿拜右補闕升右司諫自居諫職以諍引爲己任天下事有
可言勇不爲身計排斥權幸章奏無虛日雖得君如高丞相某侯
平章某右丞某事不厭衆望皆極言其失事雖不行而怨疾亦多
矣近侍二張一李皆以倖進撓亂朝綱人莫敢指擿公疏其姦以
狀聞既而皆降外除未幾命復其位公力言于朝曰國勢如此而
姦人猶在君側奈社稷何聞者爲縮頸三人者卒不用公之力也
而公亦由此而出禮部閑閑趙公嘗謂人曰正叔與人語恂恂如
不能出諸口及論事人主前辨別條理纖悉無不盡可謂仁者之
勇君子之剛南渡後儒風日入頹靡狂生怪士競以口舌取重一
時以閑閑公之宿德猶被侵侮至言及公不敢有異議而以鉅人
魁士目之況再典貢舉其得人居多自始至疾病書未嘗一日去
手有律身錄雖筐篋細碎必謹記無遺漏則公之自脩可知矣乎
昔著逃諫槀因亂所存無幾獨其始終大節表表在人耳目者如

此配潁川郡君蘇氏先公卒趙氏歿于亂蘇氏生子男一人乍至燕而亡二女長嫁甯氏子南容次嫁燕人趙遵周遵周卒爲女冠師今葬公者是也二姪知柔知剛早以公蔭仕相次而歿公官于朝內外三十有五年歷十六官階累至中議大夫勳上輕車都尉爵潁川郡開國伯食邑七百戶死之日廩無見糧褚無長物無田以爲歸無宅以爲居吾聞位不稱德者必有後公之子不幸短命而死而燕之二孫元允皆卓卓有文名公其終有後乎

金文雅卷十四終

金文雅卷十五目錄

碑

翰林學士承旨文獻党公碑　趙秉文
張左丞神道碑　趙秉文
廣平郡王完顏公神道碑銘　趙秉文
龍山趙氏新塋之碑　元好問
冠氏趙侯先塋碑　元好問
贈鎮南軍節度使陳公良佐碑　元好問
資善大夫吏部尚書張公神道碑銘　元好問

金文雅卷十五

秀水莊仲方編

碑

翰林學士承旨文獻党公碑　趙秉文

先秦古文篆籀湻古簡嚴後世邈乎不可及已漢之文章温湻深厚如折枯繇以爲明堂之楹駕騄驥以遵五達之衢不憂傾覆使人曉然知治道之歸韓文公之文汪洋大肆如長江大河渾浩運轉不見涯涘使人愕然不敢睨視歐陽公之文如春風和氣鼓舞動盪了無痕迹使人讀之亹亹不厭凡此文章正也至于書亦然秦相李監之篆漢魏之八分虞褚魯公之楷見者莫不斂衽而敬其下作者如零珠片玉非無可喜要非書法之正也本朝百餘年間以文章見稱者皇統間宇文公大定間無可蔡公明昌閒則党公于時趙黃山王黃華俱以詩翰名世至論得古人之正脈者猶以公爲稱首公諱懷英字世傑泰安州奉符人十一世祖宋太尉

進公少穎悟日諷千餘言及壯以文名天下取東府魁大定十年中進士優等調城陽軍事判官遷汝陰令十八年充史館編修應奉翰林文字翰林修撰翰林待制明昌元年遷直學士六年預修世宗實錄及遼史改翰林學士承安一年出知兗州泰定軍節度使爲政寬簡不嚴而人自服化三年入爲翰林學士承旨致仕大定二年九月以壽終享年七十有八是夕有大星隕于家居之階上衆視之公巳逝矣官至中大夫公性寬和容衆犯而不校不第時樂山水不以世務嬰懷簞瓢屢空晏如也夫人石氏徂徠先生之後亦能安貧守分母始娠夢唐道士吳筠來託宿既而公始生及長儀觀偉異若仙然其文章字畫蓋天性儒道釋諸子百家之說乃至圖緯篆籀之學無不淹貫文似歐陽公不爲尖新奇險之語詩似陶謝奄有魏晉篆籀入神李陽冰之後一人而巳嘗謂唐人韓蔡不通字學八分自篆籀中來故公書上軋鍾蔡其餘不足論也小相如虞褚亦當爲中朝第一書法以魯公爲正柳誠懸以下不論也古人名一藝公獨兼之可謂全矣銘曰

文章非能爲之爲工乃不能不爲之爲工也非要之必奇要之不得不然之爲奇也譬如山水之狀煙雲之姿風鼓石激然後千變萬化不可端倪此先生之文與先生之詩也至于篆籀之妙後數百歲復有一陽冰則不可知後數百歲無復一陽冰則書止於斯噫

張左丞神道碑銘　　趙秉文

大定明昌閒朝廷清明天下無事上方留意稽古禮文之士于是御史大夫清獻張公釐正國朝儀禮成一代大典潤色太平皇矣唐矣然猶削牘大小九十餘奏若諫田獵巡幸節財用愼法令明德運之非古辨正統之無定議提刑不可罷者三章救監察姬端修不可治罪者累奏其餘隨事諍諫殆無虛日其言朗且清正而通雖魏鄭公展盡底蘊陸宣公不負所學未能遠過也其長子翰林學士承旨文正以高文大冊佑佐章宗泰和南征書詔旁午獨

當大半以至函賊臣之首獻犒軍之賞量增歲幣易叔以伯雖聖
謀經略授之成算蓋亦有內相之助焉公其仲子也崇慶二年公
任諫議東海昏將復召用胡沙虎參議軍事公奏言胡沙虎爲人
遠近之人戶知之前知大興府事專任私意枉害良民蔑視省部
以示強梁媚結近習以圖稱譽及爲山西將帥持師無律民數被
害徒能取蔚州官帑殺淶水縣令而已一朝遇敵引數十騎先遁
朝廷踰年廢而不用衆庶莫不喜悅今若復用惟恐蠹國害民更
甚前日一將之功安危繫焉既寢而不用矣至甯元年夏六月公
又奏言朝廷欲起舊臣俾爲元帥請以近事明之內刺之爲留守
裊刺之爲元帥非不老且舊也而不能全遼東之敗一支士一劇
賊而能保山西于屢戰人材能否不問新舊明矣譬之治病一醫
不治必更求醫多方療之今正用前日之敗將禦前日之勍敵求
其成功亦難矣且胡沙虎爲人殘忍其相貌凶悖利害之機況有
大于此者書奏不從至八月二十四日胡沙虎以兵圍宮禁果有

弑逆之禍信哉不明乎春秋之義者前有讒而不見後有賊而不
知春秋書翬帥師削其公子以不義強君著履霜之漸是以及鍾
巫之禍也胡沙虎跋扈專制蓋有漸矣哀哉然而知之非難言之
非難聽之又其難也言之于未然之前則不信言之于已然之後
則無及此天下所以多公先見之明而公亦不忍天下之被其禍
也及至乎宣宗即位公又首奏言乞正賞刑以順人心乃者羣臣
言東海侯不當立鄆陽石古乃死之爲非義此誠有違經旨不合
人心春秋之法國君雖立不以正但當與鄰國會盟列爲諸侯所
以正君臣之分也東海在位六年矣爲臣子者豈容他議胡沙虎
躬行弑逆當此之時鄆陽石古乃領步兵五百赴援力戰而死忠
義顯然今反以爲邪黨恐非公義宜先褒顯優贈官爵以勸忠義
此賞之所宜先也胡沙虎雖有擁立之功然聚兵專命侵奪主威
皆非人臣所爲況以臣弑君不可以訓昔宋徐羨之傅亮殺營陽
王立文帝文帝下詔暴羨之等罪誅之以迎奉之誠免其妻子徙

之建安今胡沙虎雖死罪名未正宜令有司暴其罪惡除名削爵
籍沒家產妻子雖合緣坐乞依宋文故事免其妻子徙之遠方此
刑之不可不正也上以方安反側未遑也事雖未行公之所言正
也春秋魯隱公不書即位攝也及其薨不書葬君弒而臣不討以
爲無臣子正其罪可也桓公殺公子糾召忽死之孔子不以加貶
況即位踰年得成爲君者乎死之宜矣傳曰公家之利知無不爲
忠也送往事居耦俱無猜貞也公知無不言可不謂忠乎引經據
正可不謂貞乎此予所以銘公而不媿也公諱行信字信夫莒州
日照人世業載清獻公文正公碑第進士公之任諫爭也宣宗命
尚書省集百官議衛紹王名稱先是胡沙虎榜于廟堂宜降爲庶
人公與兒行簡引昌邑海西故事宜降爲王胡沙虎銜之不屑也
又劾內族訛可以軍敗乞問狀及補外引見言左參政與屯牙哥
飾詐不忠臨事慘刻黨胡沙虎乞賜罷其在涇也上封事言賊犯
鎮戎女魯歡怯敵不救朝廷遣使臣賞邊功多受銀馬饋遺非朝

廷體舉鄜帥合答可任大帥自是權貴側目矣其餘隨事證救多
此之類初公參大政也適高琪攬權醜正惡不附己者衣冠之士
動遭窘辱公引太平舊制力抵其非及其大定敕旨省掾等不得
參注吏員上爲動容會同列激之由是補外任及上即位驛召起
授尚書左丞首言先帝初即位詔天下刑不上大夫治以廉恥丞
相高琪奏定職官犯罪的決百餘條乞依舊制或謂公首蒙聖主
擢用雖有旨建明多不契上旨何也竊謂此乃吾君之所以聖人
也昔漢明帝聽斷精明而章帝濟以寬厚明帝不失爲明君而章
亦稱至孝其與霍光之輔昭帝相去遠矣方西北鄙用兵高琪奏
行一切之政權也及于聖主即位公奏罷之宜矣然宰相藏諸用
使斯人由而不知而吾君亦昭昭然務爲新政之觀人耳目哉聖
主之德天也天何言哉伏觀聖主即位以來未嘗命一詔獄辱一
朝士則公之所奏已略施行矣何更爲哉既謝事與今致政左丞
侯公日以棋酒自適然憂國之心時形于詞色以正大八年二月

八日薨享年六十有九是月葬于開封縣仁壽鄉西原夫人劉氏
封郡公夫人先公卒子節莞箸仕筴未仕俱早卒箸前尚書省掾
小德倚幼女長適李肯構早卒次適襲封衍聖公孔元措次適白
水令敬鉉孫仁達仁榮仁表公性純正無城府每奏事上前旁人
為動色公處之坦如也初遊嵩少目之曰吾意欲主此山果終于
此異哉公三轉運按察使歷戶禮部二刺開通鎮涇邠鄜所至有
聲不書姑錄其立朝大節亦不能殫也銘曰
楊踵賜彪石傳建慶奕世載德維公景行何以治身曰誠與敬何
以事君曰忠與正進退由義得失委命公自筮仕勇于敢為利害
必問夷險不辭上前論事洞達無疑觀者縮頸公獨色怡王氏世
權祿山逆相公折其萌九齡劉向孫弘飾詐粱冀跋扈公斥其非
汲黯李固徐傅既誅巡邊未旋公于此時請正賞刑身雖在外心
在帝室惓惓納忠以匡時失帝曰嚋咨汝復相予君房入相奏賀
大書懸車告老隻童匹馬二老相從綠野林下一日不見死生遂

分璧水明月嵩山白雲神耶仙耶則不可知有不沒者視予此碑

廣平郡王完顏公神道碑銘　趙秉文

太古之氣鍾長白山鴻淪幽紛為聖為賢蘊蘊隆隆儲為皇風權
輿帝壙自我聖朝始制文字以代刻木之政伏羲氏所以造書契
立人極也厥亦惟我世祖肇基王迹太祖太宗肅將天威伐遼
宋用集大命軒轅氏所以開帝圖也天降時雨山川出雲天佑大
邦是生賢佐故其人物沈勇剛決光明魁傑勛功帝籍圖形麟閣
者不可勝紀其在熙宗時則有若遼王以至公定冊周公所以相
成王也其在世宗章宗時則有若淄王正色立朝有霍光擁昭立
宣之功為忠義自將代不乏人誰其繼之則我廣平郡王其人矣
貞祐二年王以都元帥行省事于中都左丞彖多副之委以軍事
王鎮以德量總大綱而已既而援兵不至糧運既竭慨然約彖多
以同死社稷而彖多有異議竊欲委城而南王面責之愧汗浹背
經歷官完顏師姑左丞腹心也數其罪立斬之即起謁家廟召左

右司郎中趙思文曰事勢如此吾何面目以見主上惟有一死以報社稷授知管差除師安石遺奏一通歸達朝廷遂與左右引飲神色自若頃之飲藥而死嗚呼臨大節而不可奪不濟則繼之以死古之所謂大臣者歟王諱承暉字維明其先出自景祖之裔祖鄆王八合八父鄭家從海陵南征死之王性純一既長志在行其所學世宗朝仕近侍局直長諫幸老廉獵非其地已而果然上悔之章宗朝遷近侍局使隆慶宮妹夫吾也藍得罪先朝上夜召之時宮門已閉王不受詔上嘉納之興陵復土上幄次還營寢王奏宮嬪可出則出之以遠嫌蓋意有所在也其因事證救類如此知大興府時閹人李新喜有寵借府之聲妓王卻之京師大猾爭稻田不直繫獄走賂宣徽使李仁惠以書營救卽杖殺之衞紹王時駙馬都尉謀烈與其父南平干預朝權大爲姦利王面質其罪其守不撓又如此故嘗試論之孔子稱有殺身以成仁無求生以害仁夫所謂仁者豈特立言踐行循循醇謹而已哉必將有至誠惻怛

憂國之心遇不可必行其志而已也夫以仲由之果不免爲具臣周勃之忠不過爲忠臣若漢之汲黯蕭望之楊震李固杜喬唐之狄仁傑顏眞卿段秀實招之不來麾之不去生以理全死以義合國存與存國亡與亡斯可謂社稷之臣矣初王留守北京某時爲運幕熟王之爲人自以託肺肝之親以劉向抑王氏爲忠以李世勣詠武氏爲不忠又師司馬光而友蘇軾喜左靨張萬公張暐與之相友善醉則酣歌伊呂兩襄公詞其志爲何如決非偶然者故獨著其大節而系之以銘將以志不朽非予言之重也銘曰維長白山肇發金源他山遙尊精靈氣奔如彼枝葉附其本根其胄維何鄆王之孫惟王廣平奕世載德爰歿王事勳在王室帝曰俞哉纘戎世職敢有不恪以玷前烈自始之學勇于必行剛而無欲公則生明涖官事君惟敬與誠力竭股肱加以忠貞不畏强禦好是正直力抗黃門面斥貴戚平昔喜怒不形于色一旦遇患乃見大節翠華南渡留鎮京城勢窮力蹙義重身輕談笑而絕如唐眞卿

王雖云亡凜凜猶生一時之酷萬世之榮惟帝念功命秩是旌配食彝鼎顏段齊聲凡百有位視予此銘

龍山趙氏新塋之碑　元好問

歲癸酉冬十月先太師以王爵統諸道兵長驅而南兵及永清都元帥金紫光祿大夫史公首創大義建開國之功太師承制封拜命公開幕府駐軍高州又明年春正月破北京龍山降今眞定路工匠都總管趙侯振玉在籍中遂隸金紫公幕下侯雅以幹局爲公所知選署龍安府庫使改承安令遷軍中都提控乙酉春公遭變侯及從兄眞定府判官晨玉脫身走滿城衆推金紫公季弟五路萬戶帥本軍其六月復眞定八月命侯招降臨城杏樹等砦遂下邢趙兩州州民之在保聚者不啻數千百家悉復故居幕府啟太師復趙州慶源軍之號以侯爲節度使兼趙州管內觀察使己丑十月改河北西路按察使兼帥府參議辛卯秋復授慶源丁酉秋幕府以侯前後功上于朝宣授今職癸卯冬十月侯介于同官

李稚川周才卿爲予言吾趙氏世居保塞以仕遷大梁五代末有諱匡穎者官至靜江軍節度使兼桂州管內觀察使弟匡衡及八世孫襄疊仕于宋皆至通顯金朝兵破大梁吾宗例爲兵所驅盡室北行至龍山遂占籍焉雖譜牒散亡而其見於祖塋石誌者蓋如此振玉之曾大父仲隱田間致貲鉅萬娶王氏生大父憲資倜儻好施予人多以急難歸之娶馬氏生子八人吾父琳其第四子也幼出大家頗以裘馬自憙爲人知義理排難釋紛有豪俠之風由大父而上皆葬鄉里振玉之考妣兵亂中權厝縣西佛寺北避兵還而寺屋被焚遂失槀殯所在振玉去鄉餘二十年歸顧之理旣絕感愴霜露殞身無及向辱我公誤知承之大郡妄習旣久眷爲有桐鄉之戀乃用故事卜於平棘縣西北鄉蘇村里之南原爲顯考衣冠之藏日者室人冀氏物故因從祔焉雖遠祖自保塞遷大梁旣無歲月可考自大梁遷龍山則僅能志之今南原卜宅亦吾趙宗之大舉不勒之金石以昭示永久後世其謂我何誠得吾

予辱以文賜之爲幸多矣敢再拜以請自予北渡河時過慶源聞廟學之盛他州郡莫與爲比嘗往觀焉堂廡齋除像儀禮器遭離喪亂初若未嘗毀而又加飾焉問之諸生葢一本于侯之經度出貲于家雇傭于民躬自督視寒暑不少懈數年而後乃克有成固以爲賢于時之人遠矣范蕭兩公師及參佐諸人亦皆稱侯滿城之舉竭事君之節奮復讐之義奬厲士卒輯睦同異裨益之力爲多初涖慶源戶不能百爲之披荆榛拾瓦礫招散亡立廬舍勸課耕稼流通貿易西山羣盜時出剽略侯深入搜討州境晏然及入爲參佐豪猾無所顧忌有白晝殺人於市者侯受命再至郡民鼓舞迎勞歌謠載路下車未幾即按殺人者之罪赦怨家婦手刃以報之闔郡稱快故言治郡之效者率以侯爲稱首予竊歎焉嗚呼兵禍慘矣自五季以來明德雅望之後重侯纍將之族隳滅所存曾不能十之一然且狼狽於道路汩沒於奴隸寒飢不能自存者不可勝數也趙氏固名族然先之以靖康之兵繼之以貞祐之亂

將絕而復續稍微而更熾其功羣從布列伯府以報施言之非先世有以開之耶趙侯幼仕州縣乘時奮起遂有良民吏之目雖其材幹足以自致推究源委益知世德之自矣夫忠以事上敬以涖官孝以顯親揚名義以慎終追遠是可書也乃爲書之且告之曰降福非難所以致之者爲難致福非難所以養之者爲尤難予閱人多矣長劍拄頤大冠如箕以揖讓人主之前可謂極矣其變也至一簪不得著身河潤九里澤及三族名園甲第布滿州郡可謂盛矣其衰也子孫或不得聚廬而託處是天道特未定也夫端正者必以正其末善始者必以令其終古有之父作室厥子乃弗肯構葢有任其責者矣爲山九仞功虧一簣亦必有任其責者矣夫江之發源也微至於放而與洞庭彭蠡同波沛而與北溟南海同味特大川三百小川三千有以廣之耳侯年運而往矣更事既多植節亦固誠能廣興學之志充治郡之善進進而不已新新而不既他日冢置萬家室祭三世當有鴻儒碩士如燕公昌黎公者演

招魂之辭而紀麗牲之碑至於不腆之文所以記新學者乃其濫
觴耳趙侯其勉諸

冠氏趙侯先塋碑　元好問

冠氏帥趙侯錄其世次見屬曰貞祐之季中原受兵先人忠顯君
起田間有功於鄉里鄉里推爲邑丞太中解公以便宜行諸道升
黜縣長佐謂先人綜率有方莫有犯之者言之招撫使宗室惟宏
乃自丞遷而令大名所統三州十一縣義軍吾兄顯署軍中都提
控弟顒軍民都彈壓仍佩銀符天錫亦以恩例補官於是吾趙宗
固以雄視於齊魏之間矣及六龍南駕豪傑並起大名東平皆爲
大有力者所割據先人介於疆敵之間率創罷之民而爲城守計
百誘而不變百戰而不沮人事既窮與城俱陷梟之當世孰與倫
比天錫既隸今行臺特進公出入行陣頗著微效及再受父任而
縣民人力又憊於往時軋於他盜困於凶荒弱而振離而合立官
府於擾攘之際闢田疇於榛莽之域重爲公所錄假之旌節歲丁
亥五月乃用故事上於臺承制之命榮及祖禰梁君用之記贈官
之事已備之矣惟是數世之殯昭穆具舉松檟百年而有旌紀寂
寥之歎天錫無所似肖蒙賴先世以武弁起身大懼前人之隱德
無所發見將遂湮滅宜有文辭以昭示來裔敢再拜以請按趙氏
世爲縣人宋靖康初侯之曾大父諱存從高宗南渡以騎射得召
見數年後北歸換保義校尉鄉人至今以保義名其居大父諱誠
明昌中歲饑民無所於糴能出其家所有以活旁近忠顯君諱林
喜賓客好施予負欠之家有貧不能償者率折券以貸之喪亂之
後富商往往被掠乞丐道路無歸顧之望君悉資遣之風義所激
州里稱歎故有令丞之舉嗚呼兵興三十年河朔之禍慘矣盛業
大德名卿鉅公之後遭罹元元遂絕其世者多矣僅得存者亦顛
沛之不暇也趙侯居則食萬家之邑出則爲千夫之長年未五十
孫息滿前羣從自生齒而上餘七十輩侯之姊氏乘時奮興所握
萬夫如臂之使指錦衣繡帽角逐於草昧之日東西數千里識與

不識皆以女王目之蓋先之以靖康後之以貞祐再涉大變獨絕而復續稍微而更熾不曰先世之所開則無以考天人之際矣故予樂爲之書雖然此予聞而知之者然也侯之太夫人董資善艮夙尙內典忠顯君之時中饋之任乃爲上僭者所奪於夫人也搗斥如媵侍凌轢如囚虜井臼之事率躬親之如是積三十年夫人推之以夙業堅之以苦行怡然委順懟言未嘗出諸口晝哭之後僭奪者故在反以其老寡而憐之時往慰藉且勅諸子事之惟謹既沒之後葬祭過禮無降殺之貶夫妬爲婦之常而怨亦人之所必報不妬不報直千萬人而一耳況乎其奪也不以怨而以恩其報也不以直而以德不出於强勉不由於沾激傳記所載如是者幾人女有健婦之稱男有時豪之選期頤甫及福祿方來乃今野服蕭然脫屣世事躬不受祉其安歸乎予見而知之趙宗之所積在此母矣因述侯之世并以夫人之事附之侯字受之今爲東平左副元帥兼分治大名府路同知兵馬都總管事宜授行軍千戶官鎮國云戊戌歲七月初吉記

贈鎮南軍節度使陳公艮佐碑

元好問

天興元年六月乙亥尙書左丞臣蹊上故禦侮中郎將陳和尙死節事且言臣以使事至朔方有爲臣言者中國百餘年唯養得一陳和尙耳乞襃贈如故事以勸天下事聞詔贈鎮南軍節度使尙書省擇文臣與相往來而知其生平者爲襃忠廟碑宰相以東曹掾吏部主事臣某應詔臣嘗考於朋友之際漢李陵以力盡降匈奴武帝族其家隴西士大夫至以李氏爲媿而司馬遷亦以陵故而下蠶室蓋天倫之重美有以相成惡有以相及所繫之大如此惟鎮南之事壯矣以聖朝承學之臣之多而猥用下臣槩之古人所以爲辱者臣與有榮焉謹百拜稽首而論次之按蕭王諸孫曰乞哥者於國姓爲疏屬其上世以上京軍戍天德因而家焉泰和南征有功授同知階州軍事及階州反爲宋戰於嘉陵江之上死之是生鎮南鎮南諱彝字艮佐以小字陳和尙行貞祐中年二

十餘北兵破豐州執之而北時從兄安平都尉鼎亦以力戰歿入
北中二人者名爲羣從而義均同父故鎮南之母留豐州而安平
母事之鎮南居帳下歲餘託以省母乞南還北人以一卒監之至
豐乃與安平殺監卒奪十餘馬奉太夫人而南北軍覺合騎追之
得由他道以免既而失馬載太夫人以鹿角車而兄弟共挽之南
渡河朝廷官之安平得以世爵爲都統鎮南試護衛中選宣宗知
其材未幾轉奉御安平行帥府事奏鎮南自隨詔以提控從軍安
平敬賢下士有古賢將之風辟太原王渥仲澤爲經歷官仲澤文
章論議與雷淵李獻能相上下故鎮南得師友之天資高明雅好
文史自居侍衛日已有秀才之目至是授孝經論語春秋左氏傳
盡通其義軍中無事則聽下作牛毛細字如蠅者一書生仲澤愛
其有可進之資示之新安朱氏小學書使知踐履之實識者知其
非吳下阿蒙矣三年安平罷帥職例爲總領屯方城軍中有太和
者與鎮防千戶葛宜翁鬬訟訴於鎮南鎮南在其兄軍中一軍之
事皆與知之非特於其部曲然葛之事不直郎量笞之葛素凶悍
恥以理屈受杖竟鬱鬱以死留語其妻必報鎮南妻乃以侵官訟
於朝且有挾私讎之怨積薪龍津橋之南約不得報則自焚朝廷
乃繫鎮南方城獄國家百餘年累聖相承一以人命爲重凡殺人
者之罪雖在宗室而與閭巷細民無二律南渡以後郡縣吏以榜
掠過差輒得罪去者相踵也議者疑鎮南狎於禁近之習倚兵閫
以爲重不能如奉法之吏橫恣之犯容或有之使者承望風旨郎
當以大辟奏上久之不能決鎮南聚書獄中而讀之蓋亦以死自
處矣安平病久而愈明年詔提兵而西因朝京師上怪其瘦問卿
甯以方城獄未決故也卿第行吾今赦之矣明日臺諫復有言後
數月安平以物故聞始馳赦之有旨有司奏汝以私忿殺人私忿
未必有至於非所得笞而彊之非故而何汝兄死矣失吾一名將
今以汝兄故曲法赦汝計天下必有議我者他日汝奮發立功名
國家有所賴人始當以我爲非妄赦矣鎮南泣且拜悲動左右竟

不得以一言爲之謝乃以白衣領紫微軍都統再遷忠孝軍提控五年北兵犯大昌原勢甚張平章芮國公問誰可爲前鋒者鎮南出應命先巳沐浴易衣若將就木然者擐甲上馬不反顧是日以四百騎破勝兵八千乘勝逐北營帳悉遷而西三軍之士爲之振奮思戰有必前之勇蓋用兵以來二十年始有此勝奏功第一手詔褒諭一日名動天下忠孝一軍皆回紇乃滿羌渾部落及中原人被掠避罪而來歸者鷙狠陵突號難制之甚鎮南御之有方俯首聽命弭耳帖伏東而東西而西易若羊豕而逐狐兎所過州邑常例所給之外一毫不犯每戰則先登陷陣疾若風雨諸軍倚以爲重六年有衛州之勝八年有倒迴谷之勝始有弛刑不四五遷爲中郎將官世襲於是四方內外知方城之獄聖天子所以定國是結民心厲士氣以弘濟於艱難者至矣其當之也不以一人之私而廢萬世之法其貸之也不以匹夫之細而傷天下之功不然則生殺與奪廷尉平一言之頃而決何至歷十有八月之久耶陸

下之所以御將鎮南之所以報國君臣之閒可以無媿千古矣副樞密使蒲瓦無持重之略嘗一日夜馳二百里而趣小利諸將莫敢諫鎮南私爲同列言副樞以大將而爲剽刦之事今日得生口三百明日得牛羊一二千而士卒以喘死者不復計國家所積必爲是家破除盡去矣人以告蒲瓦蒲瓦一日置酒手勸諸將及鎮南蒲瓦曰汝嘗短長我又謂國家兵力當由我而盡至以比刑人時德全誠有之不鎮南飲酒竟徐曰有之蒲瓦見其無懼容漫爲好語云有過當面論無後言也元年鈞州陷北軍下城即縱兵以防巷戰者鎮南避隱處殺掠稍定即出而自言我金國大將欲見合接白事北兵以數騎夾之詣牙帳前問姓名曰我忠孝軍總領陳和尚大昌原之勝亦我衛州之勝亦我倒迴谷之勝亦我死於亂軍則人將以我爲負國家今日明白死天下必有知我者矣北人欲降之斫其脛不爲屈脛折畫地大罵數語惡不可聞豁口吻至兩耳噀血而呼至死不絶北人義之有以馬湩酹之者云好男

子他日再生當令我得之時年四十一

資善大夫吏部尚書張公神道碑銘　元好問

歲乙巳二月十有九日甲申葬我吏部尚書張公於輔巖縣將相鄉新安里東南原之新塋禮也孤子知剛涕泗謂某言先公之葬永年王磐狀其行東明王鶚誌其墓既卒事矣神道有碑碑當有銘州里大夫士屬筆於子敢百拜以請某以為自貞祐南渡初設大司農分領地官之政而假之以部使者之任以勸耕稼以平賦役以督墮窳以糾姦慝內振外肅百廢具舉傾朝復支公以碩材雅望首膺是選始貳其長終總其務剛稜之所摧折深識之所獎拔材量之所興造利澤之所惠養閭閻細民亦皆飽聞而厭道之至於論列上前謂國家兵力非前日之比以守則有餘以戰則不足大敵在此何暇遠事江淮又五代以來都汴梁非用武之國特恃大河為固耳然唐取梁遼取晉國朝取宋河其果足恃乎關中有金城天府之險按秦之舊進可以圖恢復而退不失其為自彊

不都關中則猶當駐蹕河朔繫海內之心故莫若都河中河中中夏腹心負背全秦總制三鎮屯軍中條之麓建行臺河南根本既彊國勢乃張今不都關中而又棄河中不知他日汴梁孰為國家守者凡此三者我天下大計繫於危急存亡者為甚切公發先事之機篤詭辭之義故雖同列或不得與知史筆散亡故老垂盡不著之金石以示永久後世徵廢興論成敗殆將有秦無人之歎竊為宗國羞之是以慨然論次之而不敢辭公諱某字公理世為蕩陰陽邑里人曾大父某妣石氏大父某贈正奉大夫清河郡伯妣尚氏追封清河郡太君考某累贈資善大夫清河郡侯妣李氏清河郡太夫人公幼穎悟六歲知讀書十二能背誦五經二十八登泰和二年詞賦進士第釋褐徐州錄事判官丁資善君憂服除調許州郾城主簿縣有逋賦二十萬配之平民公白按察司悉除之民力以紓再調壽張主簿時北鄙用兵科役無適從公差次物力為鼠尾簿按而用之保社有號引散戶有由帖揭牓於通衢喻民

以所當出交舉互見同出一手吏不得因緣爲姦自是爲縣者皆取法焉縣境多營屯世襲官主兵挾勢橫恣令佐莫敢與之抗兵人毆縣民民訴之縣縣不決申送軍中謂之就被論官司民大苦之一日閽者告百夫長夜破門鑰挾兩使以出公謂夜破門鑰盜也遣吏捕還榜掠至百數且械繫之明日千夫長與其屬哀請不已約此後不復犯平民乃釋之訖公任終更無一人敢橫者調林慮令貞祐初辟與法行除穀熟令未幾改丞豪右斂迹御史行縣吏抱官文書候檢覆御史先知公廉吏去曰張君治縣尚有未盡耶召爲尚書省令史穀熟民千數詣闕乞留平章政事濮王以聞德陵欲賜可宰相高琪以朝省尤須得人爲奏詔以旨喻民民乃歸轉知管差除房俄提控吏部銓選選法積弊公爲之更定周密備具迄正大末仍遵用之興定三年起陝西東路轉運副使宰相莘公行臺關中辟公爲左右司郎中時臺務塡委日不暇給公所以處之者常若有餘朝譽歸焉汾晉陷没公建言河東郡縣業已

爲敵有誠能就所存官屬選有才望如郭文振胡天作張開之等略依古制之封建使自爲戰守計亦國家禦敵之大計也是後益封九公蓋自公發之尋以母老乞歸養卜居渭南五年關中受兵公避地華州之南山行臺檄公爲沿山軍馬都提控不給一卒聽自招募公移檄諸縣得民兵五千他州盜賊徧野惟公號令所及帖然如平時路有遺物亦無敢拾也明年敵退辭軍務京兆取公所練卒隷帳下皆倚爲選鋒是秋兵復至行臺檄公以前職保箭谷砦兵仗器用取具倉卒敵人來攻公奬厲士衆親當矢石比歲終潼關迄鳳翔山六十餘柵相繼陷没獨箭谷保完老幼賴公以全者三十萬人元光二年詔復河中行臺驛召公詣軍前行尚書省六部事兵亂之後百姓逃匿山谷無以供餽饟公躬歷山谷延見父老喻以朝廷用兵之意勸出所有以佐軍辭情感激人樂爲用迄河中之復軍食不乏公之力爲多行臺以樊澤籍阿外留屯阿外土人取城日嘗爲內應恃其功輕客軍軍分兩黨故二帥亦

不相能行臺憂之奏公爲帥府經歷官公至曉樊籍以大義且告
之廉藺之事二帥佩服公言更爲輯睦城久陷而復帥府以威刑
劫之用法殊慘新民重足而立公爲言國有常憲何至如此凡科
禁過甚者悉除去之民大感悅如受更生之賜正大元年公被召
兵民惜公之去戀戀不忍訣老幼遮道馬爲之不前至流涕相嗌
云張使君去吾屬能久於此乎及入見授京東路司農少卿總二
路事都水使者冒河禁貿易曹單開致貲鉅萬且虛增兵籍盜取
縣官錢米賂遺權貴公爲不道連章發其姦卒廢爲民士論快之
伊陽民楊鐸鄢城猾吏韓祖謙舞陽捕盜提控劉汝楫以殺人繫
獄法官納賂宿留不爲決以俟赦減公廉得之歎曰若輩漏網則
千金之子果不死於市矣乃奏其罪竟致法右司郎中平陽公府
騎兵十餘人以事至葛伯砦兒卒高敏輩利其鞍馬衣仗掩殺之
誣招撫使高倫謂是敵兵之偵伺者倫不知其詐以殺聞官後事
敗指倫爲首謀倫迫於箠楚自誣伏家人訟其冤尚書省付有司

諦審之倫無異辭家人復抱登聞院鼓以訴有司再評倫自伏如
初獄將決公終以爲疑及奏上問公公奏言倫雖自款伏而其家
訴敏輩殺人之日倫適飲酒河南道報至始北歸以次第推倫何
得爲首惡罪疑惟輕忠厚之至且歲旱已久願緩倫死以察天意
上亦以爲然遣中使赦倫省中械破而雨大作中使還奏容服霑
溼上爲之喜見顏閒同判睦親府事殿前都點檢撒合輦上所倚
信聲勢焰焰權過將相其娣妙淵爲女冠依託營建挾勢斂財以
侵愁州縣至役衞士爲前導而以皇姑自名爲有司所劾上以弟
故欲勿問公力辨以爲不可竟勒妙淵返初服出撒合輦中京貞
祐以後武臣以戰功往往至將帥置員既多而不相統攝公建言
乞以都尉易將帥之號上從其計爲置建威折衝甯遠安平等十
都尉各以勝兵萬人配之超戶部侍郎提控軍前行六部事四年
丁太夫人憂甫卒哭特旨起復宰相奏擬公京南路司農卿上曰
吾欲得張某朝夕相見勿令外補宰相以三路調度京南當什六

司農寄託尤重欲暫輟之以往耳上從之故有此授及陛辭上諭之曰久知卿可大用所以授此者以卿能鎮靜故耳公爲政內寬而外嚴雖急於督責官吏有犯未嘗輕肆斥逐如上意焉五年暨同官朝京師上奬諭甚厚且詔劉大有輩當以張某矜式尋授戶部侍郎踰月改刑部侍郎不十日又改陝西西路司農卿七年上念公久外疊遣中使驛召之仍詔邠州帥護送諭以道路所從出六月至京師授以右諫議大夫兼戶部侍郎遂赴潼關軍明年正月軍潰於陽翟公閒關至闕下爲上言平章政事百撒奸邪誤國雖已遣逐而典刑未正無以服中外心樞密副使合喜將軍中牟垂與恆山軍合而瞻望不進恆山用是失利合喜狼狽中盡失軍士乞斬之以謝天下上悟旋廢合喜爲民十二月授吏部尚書車駕東狩慷慨請從行不許未幾汴京送款公柴車北歸結廬洹水之上不以世務嬰懷左右圖書以亂思遺老而已癸卯正月十有九日春秋六十有八終於所居累官資善大夫勳上護軍爵清河

郡開國侯食邑千戶實封百戶娶同郡齊氏封淸河郡夫人前公五月卒子男二人長知剛舉進士次知柔早卒孫一人延祖尚幼公臨事有幹局自歷州縣卽能敦風化立公道定契劵以睦兵民布恩信以息寇盜發奸贓以械府吏募強悍以輟丁男此他人之所難能在公特小者耳既爲朝廷所知爲郞官爲大農當官而行無毫末顧望義之所在必至而後已其於憂國愛君蓋不食息頃忘也居農司十年事以苟且爲恥所立條畫力省功倍無有能變易者在京南日課民區種栽地桑歲視成否若父兄之於子弟慰以農里之言而勉之公上之奉軍興之際簿領塡委米鹽之鱗雜朱墨之糾紛先後緩急亦心計而手授之方其培植國本經度邦賦丞掾細務宜不屑爲之然其克勤小物乃如此人謂公有不可曉者廉介自持而器量閎博風岸峻整似不可梯接而應於物者粹以溫少長鄉校而有素宦之風從容儒雅而有應敵之略此言論事業之所以出人意表歟平生事親孝事長敬與人交死生禍

福不少變冀禹錫李大節受知於公年少入仕疏於自檢坐爲文
吏所陷屏不復用人知其寃而莫有爲辨之者公獨曰驥不以一
蹶而廢千里況美士乎言之宰相乞爲昭雪不報乃上書申理之
二子竟得復敘後爲中朝名勝士論以公爲知人所著詩文篋奏
簡重典雅稱其爲人爲集若干卷藏於家嘗論公大夫士仕於中
國全盛時立功立事易於取稱故大定明昌間多名臣天下士固
不可盡誣設使易全盛而爲季末起坐嘯而應急遽是猶拯溺以
規行之雅而料敵以清談之誤吾恐黃相國之功名減於潁川治
最之日矣古有之亂則智士馳騖而不足治則中材高枕而有餘
信斯言也茲世之士其無幸歟銘曰
農政名卿臺務望郎職思其憂公極所長南鶩而都百壘爲防乃
積乃倉暨彼裹糧百宂登來倚公設張敷敷創罷望我小康救寒
袴襦療飢膏粱愛育本基繫公慈祥孰求豫章公材明堂孰濟巨
川公任舟航盜販黥髡龍起雲驤何儷景同翻而不於興王相古
先民繫於苞桑豈無興邦之言天久矣其廢商屹頽波之砥柱又
安得邀橫潰而獨障文武備具之謂成夙夜匪懈之謂莊克勤小
物之謂敏不畏彊禦之謂剛公是所存奚必太常鬱鬱佳城維公
之藏勒我銘詩發其幽光千秋兮萬古耿故國兮難忘

金文雅卷十六目錄

碑

東平行臺嚴公神道碑銘　元好問
朝散大夫同知東平府事胡公神道碑　元好問
內相文獻楊公神道碑銘　元好問
金故尚書右丞耶律公神道碑元文類　元好問

金文雅卷十五

金文雅卷十六

秀水莊仲方編

碑

東平行臺嚴公神道碑銘

元好問

歲庚辰秋七月東平嚴公籍彰德大名磁洺恩溥滑濬等州戶三十萬歸於有司竊嘗考於前世興王之迹葢帝王之興天將舉全所覆者而畀之時則有魁偉宏傑之士爲之倡大義建大事一六合之同異定羣心之去就猶之天造草昧龍見而躍雷雲合勢爲之先後然後騰百川而雨天下者易爲力臣主之感遇天人之參會無不然者初貞祐南渡豪傑乘亂而起四方之人無所歸命公據上流之便握勁鋒之選威望之著隱若敵國人心所以爲楚爲漢者皆倚之以爲重至是曉然知天命所在莫敢有異志國家亦藉之以成包舉之勢故自開創以來功定天下之半而聲馳四海之表者惟公一人而已非天使之倡大義建大事以應興王之迹

其能若是乎公諱某字武叔其先博之博平人後遷長清遂占籍焉曾大父啟大父祺父珪皆以農爲業妣同里楊氏生二子長彬字才叔次卽公公幼警悟略知讀書及長志節豪宕若以生産爲不足治者爲人美儀觀喜交結好施予落魄里社間不自顧藉屢以事被繫俠少輩愛慕之多爲之出死力以故得脫去癸酉之秋國兵破中夏已而北歸東平行臺調民爲兵以公爲衆所伏署百夫長明年春泰安人張汝楫據靈巖遣別將攻長清公破走之以功授長清尉東阿平陰長清三縣提控捕盜官戊寅六月攝長清令八月宋人取益都乘勝而西行臺檄公備芻糧爲守禦計公出督租比還而長清陷尋以兵復之有譖於行臺者謂公與宋有謀行臺疑公以兵圍之公挈老幼壁青崖固依益都主將以避臺兵之鋒宋因以公爲濟南治中分兵四出所至無不下於是太行之東皆公所節度矣庚辰三月河南軍攻彰德守將單仲力不支數求公救公爲請於主將主將逗留不行公獨以兵赴之比至而仲

被擒公知宋不足恃首謁先太師於軍門挈所部以獻太師時以王爵統諸道兵承制封拜乃授公金紫光祿大夫行尚書省事其年進攻曹濮單三州皆下之偏將李信留鎮青崖嘗有罪懼誅乘公出征叛降於宋公兄及夫人杜氏皆遇害明年公以太師兵復青崖擒信誅之進攻東平守將何立剛棄城而奔公始入居之又明年軍上黨宋將彭義斌說青崖晁海叛公公之家人復被略去義斌軍西下郡縣多爲所脅乙酉四月遂圍東平公開遣人會大將字里海軍軍久不至城中食且盡乃與義斌連和義斌亦欲藉公取河朔而後圖之請以兄事公時麾下衆尚數千義斌不之奪而青崖所掠則留不遣也其七月義斌下眞定道西山與字里海軍等相望分公以帳下兵陽助而陰伺之公知勢已迫卽連趣字里海軍而與之合戰始交宋兵崩潰乃擒義斌不旬月先所失部分盡復之是冬郡王戴孫取彰德明年取濮東平又明年太師攻益都凡公之功所在皆爲諸道之冠庚寅四月朝于牛心之帳殿

天子賜之坐享宴終日上歡甚錫公金虎符寵以不名又數數目公顧謂侍臣言若嚴公者眞福人矣又四年朝于和林城授東平路行軍萬戶偏裨賜金符者八人初公之所統有全魏有十分齊之三魯之九及是畫境之制行公之地於魏則別大名又別爲彰德齊與魯則復以德兗濟單歸於我丁酉九月詔書命公毋出征伐當是時公以百城長東諸侯者十五年矣始於披荊棘扞豺虎敝衣糲食暴露風日挈溝壑轉徙之民而置之衽席之上以蓺耕稼以豐委積公帑所積盡於交聘燕享祭祀賓客之奉而未嘗私貯之辟置俊良汰逐貪墨頤指所及竭蹶奉命不三四年由武城而南新泰而西行於野則知其爲樂歲出於塗則知其爲善俗觀於政則知其爲太平官府而公之心力亦已盡矣上亦雅知公不便鞍馬念其功而憫其勞視之猶家人父子欲使之坐享康甯壽考之福故聖意優恤如此公病風痺久人有勸迎良醫者笑曰人豈不死耶得無疾病以歿足矣以庚子四月已亥春秋五十有九

薨於私第之正寢是夕大星殞于縣界人以爲公歿之應五月壬申舉公之柩葬於鵲里之新塋禮也公既握兵柄顓生殺時年已長經涉世故久乃更折節自厲間亦延致儒士道古今成敗至前人良法美意所以仁民愛物者輒欣然慕之故雖起行伍間嚴厲不可犯至於仁心爲質者亦要其終而後見也彰德既下又破水柵郡王怒其反復驅老幼數萬欲屠之公解之曰此國家舊民吾兵力不能及爲所脅從果何罪耶王從公言釋不誅繼破濮州復有水柵之意公爲言百姓未嘗敵我豈可與兵人併戮之不若留之農種以給芻秣濮人免者又數萬其後於曹於定陶於楚邱於上黨蓋未有不然者大兵由武休出襄鄧公時在徐邳聞以爲河南破屠戮必多我當載金繒往贖之且約束諸將毋敢妄殺有所鹵獲必使之骨肉完保靈壁一縣當廢者五萬人公所以救之者百方兵人既素服公言重爲貲幣所誘故皆全濟中有求還鄉里者悉縱遣之是冬大饑生口之北渡者多餓死又藏亡法嚴有犯

者保社皆從坐之逋亡纍纍無人於託僵尸爲之蔽野公命作糜粥盛置道旁人得恣食之所活又不知幾何人矣初公之部曲有亡歸益都者數十人益都破皆獲之人以爲必殺而公一切不問王義深義斌之刖將聞義斌敗將奔河南凡公族屬之在東平者皆爲所害河南破公獲義深妻子厚爲賙卹之且護送還鄉里終不以舊事爲嫌其能人之所難能者又如此東州既爲樂土四外之人託公以爲命者相踵也公爲之合散亡業單貧舉喪葬助婚嫁多求而不靳屢至而不厭肉骨之賜卵翼之惠日積而月累之蓋有不可勝書者矣故聞訃之日遠近悲悼境內之人野哭巷祭旬月不能罷古之所謂愛如父母敬如神明者於公見之子男七人長忠貞金紫光祿大夫前公卒次忠濟襲公職次忠嗣忠範忠傑忠裕忠祐姪一人忠輔女七人孫一人忠貞之子朗既葬之三月孤子忠濟等狀公之行以神道碑爲請敢以智愚之所共知者論次之而系之以銘銘曰

岱宗巖巖清濟洋洋仡彼嚴公尹茲東方維大國齊惟魯所荒大安衰微元元遘凶鋤櫌棘矜造爲長雄遺黎惘然擿埴斯窮公乘其時奮從兵戎心爲蓍龜往逕大同挾右太行以入王封人瞻者烏我龍之從儷景同翻鬱爲雷風乾端坤倪一廓屯蒙奔走先後莫予敢侮莫予敢侮惟公之武乃錫金虎民汝子撫民惟天民惟公受之有內之溝職公救之大布我衣大帛我冠斜傾我扶罅漏我完爾有瘡罷我還我安金革之威肅於凜秋化而陽春悴槁和柔祥風愉愉叶氣油油河潤之溥既於他州民拜公賜有憂斯禱祝公壽考爲國元老如山如河受福則遐齊政方報魯婦已髽布宣王靈緊公是賴愛養基本緊公是戴巨室喬木式瞻誰在相彼邦民古無遺愛有開必先惟公之功寵以不名公名之崇巍巍堂堂哀樂始終誰其配之錢氏孝忠崔平之原龜石穹窿勒我銘詩曰以對景鐘

朝散大夫同知東平府事胡公神道碑　元好問

公諱景崧字彥高姓胡氏其先威州人曾祖智避靖康之亂遷武安遂占籍焉祖益家累鉅萬父課之讀書涉獵經史工於書翰輕財好施不責報償秋冬之交量以布絮散寒者仍作糜粥以食之歲以爲常趙魏閒稱積德者莫不以胡氏爲稱首云正隆南征以良家子從軍載國子監書以歸因之起萬卷堂延致儒士門不絕賓儒素起宗實兆於此後以第四子浩官五品贈宣武將軍考仲溶嗜讀書不以世務縈懷大定初兩赴廷試不中卽以詩酒自娛竟用是得疾甫三十而歿用公貴贈朝列大夫安定縣子公幼有至性十歲喪父哀毀成疾嘗泣謂其母孔氏言吾父不幸早世兒誓當學以成吾父之志孔夫人有賢行所以作成其子者爲甚力故公十五知屬文弱冠有聲場屋閒年三十擢大定二十五年詞賦甲科釋褐海州軍事判官用提刑司廉舉特旨陞卽墨令縣治瀕海土墝而俗惡公清介自律人莫敢犯一新珥筆之舊縣界多世官侵愁細民累政以爲苦及是有以牧馬傷民田者公深治而痛繩之强暴爲之帖然初縣廨在古城之隅爲妖狐所據狐晝伏夜出變化狡獪或爲獄卒縱遣囚繫或爲官妓盜驛傳被襆媚惑男女有迷亂至死者民無如之何反以香火奉之餘五十年矣公下車問知所以然顧謂同僚官舍所以居賢令不得居而狐得據之耶時屋空已久頹圮殊甚卽命完葺之明日卽聽事理務抵暮張燭而坐夜參半狐鳴後圃中一唱百和少頃羣集周匝庭內中一大狐據地而吼如欲搏噬然卒伍散走投死無所公安坐不爲動而狐亦不敢前良久稍稍引退如是者三日遂不復來後十餘日傳一女奴歌嘯跳躍狂若病語公以朱書追逐之置奴鈙閒奴卽知人明日尉自巡邏還遭羣狐數百由縣東南而去狐禍遂絕縣民以公爲神刻石頌德李右司之純之文也秩未滿用提刑司薦遷河南府推官偃師送强寇十數輩尹以下謂此寇爲民害久亟欲除之公疑縣所送者皆平民爲緩其獄尹怒强出囚於市且以稍緩讓公公執議之次忽有馳報偃師獲正賊者尹慚謝卽

日上書薦之就除太原推官未赴召爲大興推官時道陵新卽大
位留意庶獄勅尚書省吾往判大興獄犴塡滿推官雖小職尤難
其人可選文臣公平審慎者充宰相以公爲能故有此授公涖職
不三月以獄空聞詔錫宴以寵之俄改上京等路提刑司判官秩
滿以稱職超授西京路轉運副使丁內艱服除爲國子監丞兼戶
部員外郎未幾改同知遼東路轉運使事本路稅額以牛頭徵者
積數百萬石多有名無實無所從出而重爲主典者之累公躬自
閱實無有欺抑者凡樁配之數悉從蠲貸在所倉官坐傷耗而礙
銓調者率以新官代之旬月入爲刑部員外郎東平大名同時有
告人謀反者朝廷以戶部員外郎蘇某鞫獄大名而東平則以公
決之蘇法吏專事榜掠囚不勝慘毒皆自誣服株連者以千數公
至東平有司供獄具至有蝸籠大匱之屬公歎曰斷獄以情奚以
此爲哉引告者諦審之十日而後其情得告者搏頰自恨言所以
誣罔者獄既具止反坐此人而已東平尹率其屬勞公曰非使者

忠愛三千人之命誰當續之百姓焚香拜送連延百餘里馬爲不
得前及奏上道陵喜曰胡景崧處置稱朕意矣大名之獄獨無冤
乎隨以它使者覆之蘇竟以罪去而公之朝譽由是益隆泰和六
年以選爲上京東京等路按察使僉事陛辭以例言三事然皆天
下之大計非例所當言者其一天子之職在擇相相得人則垂拱
而治可也其二今皇嗣未立宜肅正六宮以廣繼嗣之路時元妃
李氏專寵其宗有威福之漸外臣有夤緣至宰相者故公爲上言
如此不報改同知鎭西軍節度使事屬歲旱公禱而雨明年郡國
蝗中使四出掩捕獨公所治近城三十里無有也樓煩報蝗入縣
境公馳至禱於后土祠言罪在守令幸無毒平民顧盼之際蝗去
無留者衞紹王大安初擢坊州刺史公老於吏事布宣教條恩威
並著旬月之後但卧治而已俄改解州刺史坊人攀送垂泣而去
踰年遷同知東平府路兵馬都總管事以崇慶二年五月日遘疾
春秋五十有九卒於雒陽之傳舍積官朝散大夫上護軍安定郡

開國伯食邑七百戶幾日後葬於某所之先塋娶馬氏封安定郡君婦德母儀中表以爲法後公幾年卒子男三人長曰德珪正大四年進士儒林郎富平縣主簿次德琚早卒次德琳以公廕爲禮曹掾女二人長適邢臺焦日新封中山縣君次適淯川楊振文封弘農縣君孫男三人祗適祗承祗畏公美丰儀善談論臨事剛嚴人莫敢犯至於推誠接物則藹藹愷悌惟恐不及族屬餘百口同居迨公四世公輯睦之小大無間言從弟義幼孤賴公教督繼擢高第舊制文資官例提舉學校故公所在必課諸生學委曲周至終始如一前後三知貢舉凡置在優等者皆奇俊宏傑之士士論以得人許之歲丙午某過彰德德珪方爲府從事謂某言先人棄養將三十年貞祐之亂倉皇南渡顧瞻先壟有旌紀寂寞之感迨今北歸先夫人之柩從祔有日誠得吾子銘而志之以俟百世之下不肖孤死不恨矣敢百拜以請某不敏嘗問公於曹徵君子玉子玉公鄉里知公爲詳以爲公無他過人但能充孝弟之性而已

古有之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居家理故治可移於官又曰孝弟之至通於神明信斯言也公可以無媿矣銘其可辭其銘曰

地天而人泰山微塵不以元氣綱維之奚取於耿爲之身元氣維何由孝而仁智効一官大或兼鈞民吾同胞忍勿愛其親惟悉聰明而致忠愛故所過者化而存者神上下同流何有乎獸伏而烏馴問牛及馬不足以謂之能柱後惠文不足以謂之循我思胡公煖然而春鬱彼佳城志以貞珉千年而見白日尙知爲泰和之名臣

內相文獻楊公神道碑銘　元好問

自孔子考四科及中人下上之次故孟軻氏於樂正子亦有二之中四之下之說蓋人之品不齊而論人之目亦不一有一鄉之士有一國之士有天下之士有一代之士分限所在不能以強人而人亦不能躐等而取之也維金朝大定已還文治既洽教育亦至名士之舊與鄉里之彥率由科舉之選父兄之淵源師友之講習

義理益明利祿益輕一變五代遼季衰陋之俗迄貞祐南渡名卿材大夫布滿臺閣若胥莘公和之之通明張左相信甫之朴直張太保敬甫兩趙禮部周臣庭玉馮亳州叔獻王延州從之李都司之純之儒學王尚書充之李都運有之兩楊戶部正夫叔玉李坊州執剛之吏能張大理晉卿之平恕商右司平叔之雅量許司諫道眞陳留副正叔之直言極諫康司農伯祿雷御史希顏之剛稜疾惡累葉得人於茲爲盛若夫才量之充實道念之醇正政術之簡裁言論之詳盡粹之以天人之學富之以師表之業則我內相文獻楊公其人矣識者以爲中國之大平治之久河岳炳靈實生人傑非宏衍博大之器如公者曷足以當之降材爾殊取稱斯允商略前後擬倫名勝惟其視千古而無媿是以首一代而絕出然則元光正大以來大夫士推公爲中朝第一而六七百年計之者知公爲未盡歟公諱雲翼字之美楊氏其先贊皇之檀山人六代祖忠客樂平遂占籍焉曾祖處士君青嗜讀書而不事科舉嘗誨其子孫言聖人之道無它至誠而已誠者何不自欺之謂也蓋誠之一物存諸已則忠加諸人則恕是道也出於人心誰獨無之然今山野小人有能行而世之才智士大夫或有媿焉吾百不及人獨此事不敢不勉耳若等能從吾言眞吾子孫也祖郁用公貴贈正議大夫祖妣宋氏追封弘農郡太君考恆累贈中奉大夫妣李氏弘農郡太夫人公資穎悟初學語輒畫地作字殆能記他生之習者八歲知屬對日誦數千言弱冠登明昌五年經義第一甲第一人進士第詞賦亦中乙科特授承務郎應奉翰林院文字考滿留再任承安四年出爲陝西東路兵馬都總管判官決獄寬平大爲總管賢宗室長壽所知泰和元年召爲太學博士丁內艱服除授太常寺丞兼翰林修撰六年南鄙用兵以本官從左丞撰軍駐汴梁明年授上京東京等路按察司僉事初宰相奏是職章宗先已識公即可其奏曰得之矣召見咨以當世之務稱旨及陛辭諭之曰卿至官下有所建明當專達毋枉執事者又明年改上京臨

潢等路按察司僉事兼本路轉運副使大安元年翰林學士承旨張簡薦公才學優贍精於術數召授提點司天臺兼翰林修撰俄兼禮部郎中崇慶元年以病得請歸鄉里貞祐二年有司例上官簿宣宗閱之記公姓名起授前職兼吏部郎中三年超禮部侍郎兼提點司天臺充賜宋國歲元國信副使四年西北兵由鄜延內侵潼關失守朝議以兵部尚書蒲察阿里不孫為副元帥以禦之公奏阿里不孫言浮於實必誤大事不聽兵交而敗卒如所料六年遷翰林侍讀學士同修國史禮部司天兼職如故有旨官制入三品者例外除以卿遇事敢言議論忠到故特留之以便諮訪卿宜悉吾意也時右丞相高琪當國呢信小人多變舊章權貨提舉王三錫奏請權油高琪主之甚力詔集百官議其事權戶部尚書宗顏天寵輩百餘人同聲贊可公獨引趙秉文時戩等三數人排其議謂果行此事是以天下通行之貨為權貨私家常用之物為禁物自古不行之法為良法竊為聖朝不取也議遂格高琪怒公為異竟以事譴公公不之卹也興定二年擢拜禮部尚書兼知集賢院事三年築京師子城役兵民數萬夏秋之交病者相枕籍公提舉醫藥飲食躬自調護多所全濟城成進官一階四年改吏部尚書且有後命卿之問望舊矣今以選曹授卿宜振肅綱紀盡革前弊朕之待卿當不止此耳公涖政裁畫有方凡軍興以來入粟補官及以戰功遷授者事定之後有司苛為程式或小有不合一切罷去公奏從寬收錄旬月政成不動聲色而姦吏為之縮手朝譽歸焉九月上召戶部尚書高夔及翰林學士趙秉文於內殿皆賜之坐問以講和之策或以力戰為言上俯首不樂者久之公徐以孟子事大事小之說解之且曰今日奚計哉使生靈息肩則社稷之福也今日奚計哉上色乃和十一月改御史中丞宗室承立權參知政事行尚書省事於京兆事有不法者大臣以為言詔公就鞫之獄成廷奏曰承立所坐皆細事不足以累大臣然臣聞之向西北二敵合兵來侵平涼以西數州皆陷承立坐擁強兵瞻望

不進鄜延帥臣完顏合達者以孤城當敵衝且能敗其前鋒合達之功如此承立之罪如彼願陛下明其功罪而賞罰之則天下知所以勸懲矣自餘小失何足追咎承立由是免官而合達遂總機務五年以疾求解復爲禮部尙書兼翰林侍讀學士六年四月改翰林學士元光二年復申前請宣宗不得已許焉哀宗卽位圖任舊人首命公攝太常卿正大元年復翰林學士某月詔集百官議所以省費者公以爲省費事小一戶部若司農官足以辨似不足議樞密院專制軍政蔑視尙書省尙書出政之地政無大小當總其綱領付外施行今軍旅之事宰相或不得預聞欲使軍民利病兩不相蔽得乎故獨以此應詔二月復爲禮部尙書兼侍讀明年設益政院于內廷取老成宿德充院官極天下之選得六人而公爲首選名爲經筵實內相也每召見公獨得賜坐且呼學士而不名也初命講尙書公爲言帝王之學不必如經生舉子分章析句但知爲國大綱足矣因舉任賢去邪與治同道與亂同事有言逆於汝心有言遜於汝志等數條一以正心誠意言之敷繹詳明上聽忘倦尋進萬年龜鏡錄聖孝聖學之類凡二十篇公見朝士廷議之際多不盡所欲言上下依違寖以成俗一日經筵畢因言人臣事君之道有二有所謂事君之禮有所謂事君之義禮不敢齒君之路馬蹴其芻者有罰入君門則趨見君之几杖則起君命召不俟駕而行受命不宿於家是皆事君之禮人臣所當盡者也然國家之利害生民之休戚一在數陳之間則向所謂禮者特虛器耳君曰可而有否獻其否以成其可君曰否而有可獻其可以替其否危言正論期於益國補民而已言有不從雖引裾折檻斷鞅軔輪有不恤焉者當是時也若姑徇事君之虛禮而不知事君之大義阿合取容國家何賴焉上變色曰非卿朕不聞此矣公自興定元光間病風痺至是稍愈上親問療之之術對曰無他但治心耳此心和平則邪氣不干豈獨治身至於治國亦然人君必先正其心然後可以正朝廷正百官遠近萬民莫不一於正矣上矍然

知其爲醫諫也十一月夏人和議成遣其徽猷閣學士李弁來議互市及振危急者數事數往返不能決弁求大臣面論之朝廷以公往議乃定四年知禮部貢舉以考試勞心遘疾明年八月之七日薨於私第之正寢春秋五十有九累官資善大夫勳上護軍爵弘農郡侯謚曰文獻娶某郡呂氏封弘農郡夫人子男二人長曰樸前公卒次曰恕擢正大四年經義進士第女一人適某族初公娶胥氏左丞通敏公之孫平章政事惠簡公之女以事姑嘗有後言郎日棄去不以相家子爲難待二弟仲翼叔翼備極友愛家貲悉推與之至百負之而不恨嘗語人言昆弟之間若以昆弟待之則容有不可堪忍之事但當以父母待之耳或以爲疑公曉之曰父母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兄弟非父母而何此念一生雖百世同居可也一姊適李氏既寡挈孤幼來歸公處之官下在律疏屬及外親留任所滿百日則徙他郡避嫌公言之朝獨得不徙撫導二甥卒爲名士其長庭筠者登上第公天資雅量自律爲甚嚴而其待人者寬以約交分一定死生禍福不少變爲天官爲春官爲翰長爲奉常文章與閑閑公齊名世號楊趙高文大冊多出其手典貢舉三十年門生半天下而於奬借後進初不以儒宗自居所以教誘之者卒君子長者之事益其所未盡而勉其所可致苦言至戒或寓於款曲周密之間異時想聞風采若龍門之峻朗出天外及一被接納則又恨造之之晚也平居無事左右圖史澹默無所營及當官而行或論列上前慨然以天下事自任知無不言言無不盡確乎有不可奪之節古所謂君子有三變者於公見之貞祐以後主兵者不能外禦大敵而取償於宋故頻歲南伐有沮其兵者不謂之與宋爲地則疑與之有謀進士至宰相於他事無不言獨論南伐則一語不敢及公爲太學博士泰和初建言便謂宋不可伐國家之慮不在於未得淮南之前而在於既得淮南之後蓋淮南平則江之北盡爲戰地進而爭利於舟楫之間我之勁弓良馬有不得騁者矣彼若扼江爲屯潛師於淮以斷饟道或決水

以潴淮南之地則我軍何以善其後乎及時全倡議南伐宣宗以問朝臣公言朝臣多諛辭天下有治有亂今但言治而不言亂國勢有强有弱今但言强而不言弱兵家有勝有負今但言勝而不言負此議論之所以偏也臣請兩言之庶幾見利害之全夫將有事於宋者非貪其土地然第恐西北有警而南又綴之則三面受敵耳故欲我師乘時勢先動圖宋人今冬不能來或不敢來此戰勝之利也就如所料其利猶未可必彼江之南其地尚遠且有巴蜀爲之輔雖無淮南豈不能集數萬之衆伺西北有警而綴我耶戰而勝且如此有如不勝其害可勝言哉且我以騎當步理可萬全臣尚謂恐有不勝者今日之事勢與泰和不同故耳蓋泰和以冬征而今以夏此天時不同也冬則水脈涸而平陸多夏則水脈盛而泥淖多此地利不同也泰和舉天下全力至於糺軍亦驅之爲前鋒今能之乎此人事不同也議者徒見泰和取勝之易而不知今日之難且以夏人觀之向日弓箭手之在西邊者一遇勍敵則搏而戰袒而射彼已喪氣奔北之不暇乃今陷吾城而虜其守臣敗吾軍而擒其主將曩則畏我如彼今則侮我如此夏人既非前日奈何待宋人獨如前日者願陛下思其勝之之利又思敗之之害無悅甘言無貽後悔可也章奏不報是秋公主貢舉且取高帝以天下爲度命題以諷焉時全一軍尋敗於淮上幾有隻輪不返之禍宣宗責諸將言當使我何面目見楊雲翼耶河朔民何涇等十有一人爲游騎所追泅河而南有司論非當死公上章營救之曰法所重私渡者防姦僞也今平民爲敵所追奔入于河爲逭死之計耳豈有他哉使吾民不死於敵而死於法爾後唯有從敵而已宣宗悟盡釋之哀宗以河南雨雹詔公審理冤獄而不及陝西公言天地人通爲一體今人一支受病則四體爲之不安豈可專治受病之處而置其餘不問乎朝廷是之詔吏部郎中楊居仁審究陝西公之重人命愼於兵刑者類如此所著文集若干卷校大金禮儀若干卷續通鑑若干卷周禮辨一篇左氏莊列賦各一

篇提點司天臺二十年雖老於其業積日累月不能了之事公一語破的衆無異辭有以太一新歷上進者尙書省檄公參訂摘其不合者二十餘條歷家稱焉德陵以庚寅日啟土司天生陳舜舉言國音屬商金在庚爲絕宜用乙酉金王日吉詔公決之公言上行年辛卯乙酉雖爲金王終與行年相戾諱名不諱姓姓所同也名所獨也且五行之說在漢人猶以爲不經前世如呂才一行皆神於術數尙辨以爲不可用本朝部姓焉可必其於五音何屬乎卒從公議有五星聚井辨一篇天象賦一篇句股機要象數雜說積年雜說藏於祕府孤子恕奉公之柩將葬於某原之先塋涕泗百拜謂門下士元好問言先公孝弟忠信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兼善天下者翰林修撰王彪事狀具在墓當有碑敢質之以爲請好問謝不敢當恕以大義見責曰先公平生以國士待吾子乃不得論次遺烈以見於後世乎好問度不可以終辭再拜曰謹受教乃爲件右之且系之以銘其銘曰

天稟之厚百可施曾門之傳儼若思菁莪樂育併以資大器備具無磷緇山甫吉甫其庶而魯無君子焉取斯貞祐南駕傾朝支岱兵橫出紛僵尸丁男役苦輸膏脂公獨上前陳苦辭同仁一視父母慈越肥秦瘠小智私兩淮民命我所司忍令矛端舞嬰兒崑崙神泉獲采芝危國可活民不疵如公豈無匡復姿天廢商久實爲之孺子可教猶帝師惜哉不遭隆準時東嵎之日今崦嵫顧瞻喬木爲齎咨峴山墮淚方在茲零落何必西州詩

金故尙書右丞耶律公神道碑　元好問

右丞文獻公在大定間所以爲通儒爲良史爲名卿材大夫者其事未遠當代耆舊尙及見之好問嘗從事史館每見薦紳先生談近代賢臣莫不以公爲稱首公自初入館卽被顧問忠言嘉謀不可一二數及薊州召還世宗始有意大用公於是時汨沒文字間者餘二十年其衰且病亦巳久矣故財入政府卽乞罷未幾果以不起聞私竊慨歎以爲生材爲難盡其材爲尤難古之人急於拯

世至於分陰爲惜歲不我與忽焉爲有賞志之恨觀姚元崇之薦張柬之與張嘉貞之所以自薦爲可見矣世宗重惜名器百執事之人必擇焉而後用得人之盛近古所未有至於孤儁偉傑之士困於資考限於銓選百未一試兀然而空老者抑多矣以公之材當春秋鼎盛時不能使之極其所至以建久安而隆長治故雖爲章宗所相至論得時行道識者猶以不能亟用爲世宗惜之公諱履字履道遼太祖長子東丹王突欲之七世孫東丹生燕京留守政事令婁國婁國生將軍國隱國隱生太師合魯合魯生太師胡篤胡篤生定遠大將軍內刺內刺生銀青榮祿大夫興平軍節度使德元公之考曰聿魯興平之族弟也公早孤養於興平五歲時嘗夏夜露臥見天際浮雲往來忽謂乳母言此殆臥看青天行白雲者也興平聞之驚且喜曰吾兒文性見於此矣自是日知問學讀書一過目輒不忘及長通六經百家之書尤邃於易太玄至于陰陽方技之說歷象推步之術無不洞究善屬文早爲時輩所推爲

人美風儀善談論見者憯然敬之嘗以鄉賦一試有司見露索失體卽拂衣去廕補內供奉班尋辟國史院書寫素善契丹大小字譯經潤文旨辭達而理得大定初朝廷無事世宗銳意經籍詔以小字譯唐史成則別以女直字傳之以便觀覽公在選中獨主其事書上大蒙賞異擢國史院編修官兼筆硯直長改置經書所徑以女直字譯漢文選貴胄之秀異就學爲一日世宗召問公朕比讀貞觀政要見魏徵忠諫恨不與之同時近世如徵者獨未之見何也公乃感奮爲上言徵輩不難得特太宗不常有耳世宗曰卿謂我不納諫耶卿識劉用晦張汝霖否二人者皆不應得三品朕以其屢有忠言故越次用之朕豈不納諫耶公曰臣自幼未嘗去朝廷彼二人者誠未見其諫也且海陵杜塞言路天下緘口習以成風願陛下懲艾前弊開忠諫之路以通下情則天下幸甚初議以時務策設女直進士科禮部以所學不同未可槪稱進士詔公定其事乃上議曰進士之科起於隋大業中始試以策唐初因之

至高宗時雜以箴銘賦頌文宗始專用賦且進士之初本專策試今女直諸生以試策稱進士又何疑焉世宗說事遂施行十五年授應奉翰林文字兼前職以大明歷積微浸差乃取金國受命之始年譔乙未元歷云自丁巳大明歷行正隆戊寅三月朔日當食而不之食歷家謂必當改作而朝廷不之卹也及大定癸巳五月朔甲午十一月朔日食皆先天丁酉九月朔乃反後天臣輒跡其差忒之由兾得中數以傳永久書成上之世推其精密十九年遷修撰二十年詔提控衍慶宮畫功臣像以稽程降應奉踰年復爲修撰轉尚書禮部員外郎章宗爲金源郡王以公該洽每以經史疑義爲質公承閒請曰殿下注意何經章宗曰吾方授左氏春秋公曰左氏雖授經聖人率多權詐駁而不純尚書孟子載聖賢純一之道願留意焉章宗善之曰醇儒之言也二十六年進本部郎中兼同修國史翰林修撰表進孝經指解言宋仁宗時司馬光以爲古文孝經先秦所傳正得其眞因爲指解上之臣愚竊觀近世

皆以兵刑財賦爲急而光獨以童蒙所訓者進之君正以孝爲百行之本其至可以通神明動天地爲人君者誠取其辭旨措之天下四方則元元之民受賜溥矣臣竊慕焉故敢以爲例世宗母睿宗貞懿皇后睿宗厭世即爲比邱尼當時朝命嘗有國師之號及是世宗議遷祔於景陵朝臣有以孝甯宮碑所載懿訓當用出家禮葬不可違改爲言者事下禮部講求往時主上在潛貞懿身奉釋教業已受朝命必當別葬無可議者尚以人情所難恐傷主上孝心故出明訓使之遵行出於母慈灼然可見本不知有今日之事而然今則子爲天子母后稱號不得不尊國師之命固已革去矣向使主上登極之後貞懿萬福尊崇之數自有典常母后聖性明達必不重違有司之請以從桑門之教以此言之碑文所載不可質於今日明矣從之世宗嘗問宋名臣孰爲優公以端明殿學士蘇軾對世宗曰吾聞蘇軾與駙馬都尉王詵交甚款至作歌曲戲及帝女非禮之甚其人何足數耶公曰小說傳聞未必可信就

令有之戲笑之間亦何須深責豈得并其人而廢之世徒知軾之詩文爲不可及臣觀其論天下事實經濟之巨材攷之古人陸贄而下未見其比陛下無信小說傳聞而忽賢臣之言明日錄軾奏議上之詔國子監刊行俄以疾求解世宗憫其勞授薊州刺史爲郡寬猛適中旬月之間政聲藹然此州寶坻鹽司所在瀕海之民煎鹵而食鹽官時以弓兵捕之亦有平民被羅織者一陷於禁往往爲之破產官吏疾其然凡以鹽事逮捕者一切勿遣或捕得弓兵則幽之獄中鹽司隨亦取報前後數政不能解一日捕得弓兵公召僚屬諭以和解之意郎縱遣之曰授文移過爲謙抑鹽官大爲感悅前弊遂革薊人至今德之是年車駕東狩過州聞公疾稍平召爲翰林待制同修國史明年擢禮部侍郎兼翰林直學士進官五階世宗不豫詔公入侍遂預太師淄王定冊之功二十九年春三月章宗即位進禮部尚書兼直學士同修國史特賜孟宗獻牓進士及第初世宗遺詔移梓宮於萬甯宮章宗詔百官議其事

皆謂當以遺詔從事獨公奏曰非禮也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其可使萬國之臣朝大行于離宮乎上從之乃遷座於大安殿七月拜參知政事兼修國史進官兩階公辭以才薄任重恐貽天下笑章宗曰朕在東宮時熟卿名今觀卿言行無不可者故首命相朕此自朕意非左右爲之先容卿其毋讓公乃拜命自以兼直學士入拜乃舉先代光院故事以錢五十萬送學士院學者榮之明昌元年進尚書右丞夏六月丙午春秋六十一薨於位天子聞而震悼戊申權殯於都城南柳村詔百官會喪中使宣慰其家賜錢二百萬秋八月辛巳車駕臨奠宰相百官陪賜謚曰文獻賜錢二百萬帛四百匹重幣四十端九月庚午葬於義州弘政縣東南鄉先塋之側其發引也勅百官郊送遣使祭於路給鼓旗二十事以導詔同知臨海軍節度使營護喪事凡飾終之具皆從官給哀榮終始當世莫及積官正議大夫漆水郡開國公始娶蕭氏遼貴族再娶郭氏岢山世胄之孫三娶楊氏名士曇之女公以時制人子

之養於諸父者不得別贈所生父官故三夫人皆亦不為請封子男三人曰奉國上將軍武廟署令辨才曰龍虎衛上將軍贈工部尚書善才曰領中書省楚才女三人嫁士族男孫四人鈞鉉鏞鑄公資通敏善辭令胸懷倜儻有文武志膽酬酢事變若迎刃而解與人言必盡誠無隱得人一善若出諸已至稱道不絕口推賢讓能力為引薦後生輩借公餘論多至通顯論事上前是非利病惟理所在未嘗有所回屈世宗朝御史大夫張景仁領國史公為編修受詔修海陵實錄他日世宗問侍臣海陵弒熙宗血濺於面霑及衣袖景仁何為隱而不書或曰景仁事海陵頗被任使故為諱之世宗作色曰朕不謂景仁乃有是心公曰臣與景仁嘗有隙必不妄為葢蔽然景仁未嘗有是心也世宗曰景仁與卿何隙曰臣以小字為史掾景仁以漢文為史官予奪之際意多不相叶且謂臣藏匿遼史秩滿移文選部使不得調此私隙也今對上問公言也臣不敢以私害公世宗又曰隋煬帝弒逆血濺於屏史亦書之

卿謂景仁無是心何不如隋史書之曰煬帝自諱其惡故史臣不載之帝紀而詳見於他傳此所謂闇而章者也海陵以廢昏為辭明告天下居之不疑此不同也且與之弒君而不辭血濺之罪雖不書可也世宗怒遂解章宗朝太府少監李特里先為漢王長史吏卒苦其苛暴誣以怨望語連漢王有司論當死公上封事言陛下飛龍之始嘗以親親為先李特里之獄本出搆成就使實如所論猶當以漢王之故容之況疑似之間乎書奏即日原之初與平養公為子後生子震與平捐館悉推家資予之及震卒妻子貧無以為資復收養之族人有負人債而宦游不返者公代為輸息者十年既又無以償遂代償之奉使江左得金直千萬皆散之親舊旬月而盡薨之日庫錢裁餘二千而已體素臞瘠一旦暴得吐疾頓至委頓家人憂懼不知所為公曰死生如去來人之恆理何憂懼之有取吾冠服來服之怡然而逝其安常處順又如此晚稱忘言居士有文數百篇論者獨推其擽著說葢不階師授而獨得之

者癸卯秋八月中令君使謂好問言先公神道碑泰和末先夫人教授於禁中章宗以魏搏霄所撰墓銘爲未盡欲喬轉運宇爲之而不及也今屬筆於子幸而論次之以俟百世之下好問再拜曰謹受教乃爲之銘曰

德星煌煌出東方讓王七世蔚有光高陽苗裔襲衆芳得易貞幹書潛剛帝前巍冠講虞唐德音一鳴鳳朝陽謂公不逢相明昌謂公爲逢違所長風后力牧望顏行老之著作暨典常興陵用公殆未嘗邱山萬牛僨且僵顧以棍闑待豫章繄國短修奚我傷維公之息季獨艮不周柱天屹堂堂有來殷士作祼將力挈一世歸壽康泝游推之公不亡千年萬家置冢旁龜石有銘示不忘淵兮漆水其未央

70043720